

高　昌

CHOTSCHO

〔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原著

余亦舟　译注·增订

罗　懿　　谭　理　　资料整理与研究协力

中译增订本·卷二

图版一至图版二九　摩尼教与景教遗存 · 高昌城内诸寺 · 胜金口 · 柏孜克里克誓愿图

附千佛洞美术馆复原件对照十二幅

千佛洞美术馆　×　SOLUM TAIS

二〇二一年

卷二说明

本卷收原书图版一至图版二九及其说明文字。前六幅为高昌 K 号遗址群所出摩尼教遗存，第七幅为景教寺院壁画，第八至一二幅为高昌城内诸寺，第一三至一五幅为胜金口峡谷，第一六幅以下进入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本书分量最重的一组，即甬道中的誓愿图。

图版说明文字逐句全译，颜色、尺寸、方位、人物位置与题记转写一字不删。勒柯克本人在前言中承认，这些说明「因深究种种细节，也许会让人读来生倦」。于一般读者或许如此；于复原者则不然——那些琐碎的颜色与层次记录，正是我们据以反推每一层工序的施工图。

自图版一七起，凡千佛洞美术馆已完成复原者，于原书图版之后附复原件一幅。装帧上左页为勒柯克 1913 年的珂罗版影印，右页为本馆依天然矿物颜料绘制的复原实物，翻开即成对照。两页的著录信息分别标明：左页注明原书出处与图版号，右页注明本馆编号、所对应的原书图版号与著作权归属，绝不混淆。

须说明一点：复原件的本馆编号与原书的铺号并不一致——本馆复原的取材与编号次序，同勒柯克当年在甬道现场编定的铺号本不相属。二者的对应关系已由本馆复原档案逐幅核定，完整对照表见图版一七的按语。誓愿图十三铺之中，第 8 铺（图版二四）尚无复原件，故该幅不附对照。

图版五（高昌出土带突厥文的摩尼教细密画残页）此次补入。原书体例，每幅图版的说明自成一页、图版另页；惟此幅例外——说明与图版同刊于一页（底本 PDF 第 41 页），故初辑时按「说明页＋2」的规律取图，整幅被跳过。此次据原书补入，并借此机会把该幅的说明文字依影印原件重校一过：旧译所据的 OCR 把双栏小号字交错错行，多处只能标作「原文此处漫漶」，今悉数补足；转写、德文对译与四条原注亦照原样重录。所改正者五事，逐条列于该节末的〔校记〕中，以便复核。

编号体例悉依原书。原书刊出誓愿图十三铺，未刊第 12、13 两铺，故图版二七之后铺号自 11 直跳至 14，此系原书如此。

余亦舟　二〇二一年　于杭州

图版一　高昌出土摩尼教壁画

> **【增订者按】**　本卷开篇六幅图版所影印的，是世界上第一批成规模出土的摩尼教艺术品。摩尼教即汉籍所称明教，三世纪创于波斯，东西并传，后在两端都被扫灭殆尽——西方的典籍几乎全数被焚，东方的经卷在唐武宗会昌灭法后亦零落无存。此前学界对它的了解，主要来自它的敌人所写的驳斥文字。高昌 K 号遗址群的发现，第一次让我们看见教徒自己绘制的神像、幡幢与经卷。
>
> 就本馆的复原工作而言，这几幅的价值还另有一层：摩尼教绘画对矿物颜料的使用极为奢侈——大面积的朱砂底、青金石蓝与金，是同时期佛教壁画中少见的。它们为我们判定高昌一地颜料的品类与配比，提供了一个上限的参照。

〔原题：MANICHÄISCHES WANDGEMÄLDE AUS CHOTSCHO.〕

此处影印的这幅壁画，出自 K 号遗址群厅堂建筑群的中厅，看上去完全就像一幅摩尼教细密画的放大。

呈现在观者眼前、位于画面左侧的，是一位男子的残缺形象，与真人等大，甚至大于真人；他身着异端教主摩尼（Mäni）教派中华贵的大祭司法衣。头部保存得相当好，向我们展示出一位可敬老者的容貌：高高的前额被皱纹所刻，皱纹自太阳穴处向下延伸至外眼角。深色的眼睛本身，其画法有别于围绕在这位大祭司周围的众多选民（Electi）的眼睛，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幅肖像或是出自一位东亚人之手，或是描绘了一位东亚人。耳朵画得很程式化，耳垂上带有一个穿孔；耳前垂下一绺奇特而稀疏的须髯；上唇饰有一撇稀疏下垂的髭，下颏则有一撮稀疏的山羊胡。长长的头发与胡须一样是白色的；头发向后梳理，成束地垂落在双肩之上。祭司头戴一顶形制奇特的高冠，看来是以金织锦缎制成。冠的两侧是闭合的还是敞开的，无法确言：选民们所戴的同类首服，两侧似乎是敞开的。

一条黑色带子环绕着冠隆起的底部；同一条带子、或另一条与之相似、向上急剧收窄的带子，自前而后从冠的中部穿过；其一端自后脑高高向右飘起。另有两条宽阔的红带系于冠的两侧，用以在佩戴时固定冠；它们在耳前经过，在下颏处系结；带子的两端缀有流苏，垂落在胸前。由于躯体毁坏严重，若不是我们收藏中的一幅细密画上出现了类似的仪式服饰，使我们得以对这身装束作出多少可信的描述，人们对这位人物的衣着本会一无所知。这身装束由一件白色长袍构成，类似选民们所穿的白色法袍；但有一条宽阔的红带自肩上垂下，带的两侧镶有金色（黄色）绦边，其上饰以金色的卷草纹，一直垂到脚面。在那幅细密画上，这些带子向其下端略有加宽，末端镶有黄色的流苏绦边。较难解释的是一个窄框的直角边缘，它出现在左上臂、肩部之下；在此框所围的画面上，勉强还能辨认出一位神祇的头部：它与图版二 b 上出现的那个头部相似〔原注 1〕。这幅画究竟应当设想为绣在衣服胸部的一幅刺绣，还是一幅佩于胸前的画像、抑或是同样佩于胸前的一部圣书的彩绘封面或护经板〔原注 2〕，我们无从判定。

环绕祭司头部的背光，与摩尼教画像上出现的其他一切背光都不相同。它由一个胭脂红色、周缘泛白的圆盘构成，我们认为这是太阳的表现：以黄色绘成的月牙环绕在圆盘周围；如此组合而成的背光，在我们看来标示出其佩戴者是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日与月作为「光明之舟」（naves lucidae），在摩尼教徒的神话中扮演着如此重大的角色，以致它们作为属性出现，或许正暗示我们眼前所见的就是这位宗教创立者本人。（与此假定相抵触的事实，参见导论中「K 号遗址」一节。）

这幅壁画残片的大部分，为尺寸小得多的男女人物形象所填满。他们分为三组，其中最大的一组占据了残片的整个中部。这一组由若干身着白衣的男子构成，他们排成行列，姿态恭敬，面向大祭司。仅存四行；最上（最后）一行的（毁坏严重的）人物，似乎为透视之故而以比其他各

行更小的比例绘出。这些男子的衣着处处相同：由那顶曲线形的白帽——它显然是摩尼教教阶中某一等级的标志——以及带宽袖的白色法袍构成；红色帽带的末端垂落胸前，令人想起我们神职人员的「领布」（Beffchen）。双手在胸前合拢，掩藏在宽大的袖中；黑发从中分开、向两侧梳去，分成数绺宽阔的带状发束，垂落在肩的上部和背上。最上一行似乎由无须的青年组成；紧接的一行是蓄小髭的男子；第三行是蓄髭并留小山羊胡的年长面孔；最后，最前一行则是须髯较盛、前额因年龄与思虑而布满皱纹的人。这些面孔全都带有西亚人的类型；最前面三人的面孔则明显是闪族式的。第二、三、四行的男子，其姓名以黑墨、用晚期粟特文字体写在其画像之上或旁边；只有一处例外，即在最下一行（自左数起）第二个与第三个头部之间，以红色摩尼文字母写着 Niw’Ohrmizd M(?)..... 这一名字，它大概应当系于那位尚存半个头部的人物。——这些名字很难辨认，因为损毁严重——兹建议读作如下：

第二行，自左至右：1) Ästud(?) puhr；2) Nariman(?) mir bd(?)；3) Wispuhr murwa；4) 已漫灭，仅存末音节 …… da。

第三行：1) Ästud nose；2) .....；3) Raim(a)z-t(??)y(a)rur；4) Raim(a)z-t(??)yazd；其旁以晚期回鹘文写有若干无法辨读的字母；5) Alp-Arslan，以晚期回鹘文书写；6) Sad(?) Yiso。

第四行：1) Yasan(?) murwa xosti(?)；2) 空缺（vacat）；3) 如上文所述：Niw’Ohrmizt m.....

壁画残片的右侧四分之一处包含其余两组，即左边是四或五行、每行两名身着仪式服装的妇女，右边是身着世俗常服的摩尼教在俗信徒画像的残迹；就这些组保存的部分而言，后者同样清一色是男子。

妇女们穿着与男子相似的白色法袍，头上却装饰着一顶遮住头发的白布高帽。这顶帽子似乎由毡或类似材料制成的骨架构成，其上罩以一块白布，使之在两侧和后方按照规定的样式垂落。只有在左边最下方的那个头部，头发似乎是可见的——其方式与图版三 (a) 上所绘的摩尼教女信徒相同。将该处所绘的服装与此处所示的图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一系列差异，这些差异或许可由时代、教阶、乃至教派的不同来解释。

身着白衣的男子应当是摩尼教会的选民（Electi），妇女则是女选民（Electae），而在俗者当为听者（Auditores）。他们的衣着由带宽腰带的长袍、黑色鞋履和帽子构成，帽子保存不佳，无法作更确切的描述。不过，最下方所绘那两名男子的帽子——或者不如说也许是他们的发式——似乎具有那种奇特的形状，此形状我们在图版二六上一位供养人的画像中见到保存得最好的例子。——

图像实际尺寸：168.5×88 cm。

〔原注 1：此残片属于同一幅壁画；它是在这块较大残片附近的堆积中发现的。〕

〔原注 2：确曾存在过印度书籍（pothi）形式的摩尼教典籍，因为在第二次普鲁士皇家考察队（吐鲁番 III）的收获中，就有一部此类书籍的一束叶子，连同其带插图的前叶。此 pothi 的正文以突厥语、用摩尼文字母写成。〕



图版一　高昌出土摩尼教壁画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二　高昌摩尼教 K 号遗址群壁画残件

〔原题：RESTE VON WANDBILDERN AUS DER MANICHÄISCHEN RUINEN-GRUPPE „K“ IN CHOTSCHO.〕

a. 摩尼教诸神群像。

壁画残片。发现于 K 号遗址北部东南面「停尸室」的堆积中。实际尺寸 27.5×19.5 cm。〔译注：底本 OCR 将尺寸数字的小数部分「,5」误作叠加符号，本篇各处已据体例复原为「.5」。〕

b. 一位摩尼教大祭司衣袍的一部分，发现于 K 号遗址的堆积中，就在图版一所影印的那幅摩尼教壁画的紧邻之处。在衣褶之上出现一枚圆形的圆章，其中有一位摩尼教神祇的头部与左手。此圆章究竟应理解为一块别上去的装饰牌，还是描绘拙劣的刺绣之类，尚不清楚。实际尺寸 21×30 cm。

c. 此画出自高昌 K 号遗址群中那间被我们称为「藏书室」的房间。影印图右侧出现的四块抹灰残块当时仍在原位；它们位于藏书室的西壁上，距西南角 90 cm，取下时毫无困难：从近来在遗址北侧开挖的灌溉渠透过黄土层渗入建筑物的潮气，已使墙体与抹灰之间的粘合松脱。相反，我们影印图左上角的那块抹灰，则是躺在由一层 3.5 cm 厚的白色（未施彩绘）灰泥层构成的地面上，位于西壁与南壁所形成的夹角处。

画中人物高 65 cm；在右侧最大的那块残片上清晰可辨的切断面表明，画面直接与地面相接，并不立于一道绘出的基座之上。

所绘为一列向右行进的武士形象；在右侧我们看到三个这样的形象的残迹，而左侧则只出现第四个形象的头部、旗枪的一部分以及榜题框（题名牌）。这个形象究竟原属同一组，还是偶然落到我们发现它的那个角落里，我们存而不论；为方便起见，它被有意隔以相当可观的距离，附于这一组之后。此形象上重要的是：红色旗面以简单打结的方式固定于枪杆上的做法，以及那顶奇特的、带三个直立凸角的黑帽。这顶帽子大概带有可在下颏系结的带子，后面则有一块保护后颈免受日晒的白色垂纱。其他持械者想必也戴着同样的首服，至少在第四位武士那面红白相间、向左飘扬的旗帜之下——该旗位于最外侧的右上角，被第三个形象的旗杆遮去一半，颇为模糊——似乎还保存着这样一顶帽子后部凸角的残迹。这一组中所有形象的衣着款式与样式、武装以及身姿，处处完全一致，只在衣料纹样和旗面颜色上有所不同。右侧这一组中间的那个形象保存最好，谨以之作为尝试描述的依据。头部保存尚可，呈现出一张阔脸，鼻子长，鼻根处轮廓分明；眼睛斜置，画法程式化；肤色浅淡，实际大概是白色。黑色的头发中有两绺宽阔的带状发束垂落在右肩上，左肩之上也可辨认出一绺类似的发束。头部无疑戴着那顶三角凸起的帽子；无论如何，帽带与垂纱是可以清楚辨认的。服装——就可见部分而言——由一件绿色、带大朵黑花纹样、垂至脚面的袍子构成。它似乎在中间（？）合拢；领口处有一道低矮而硬挺、类似立领的收束；两侧开衩，露出以另一种颜色（此处为红色）的料子做成的衬里。透过侧面的开衩，不难辨认出高筒黑色马靴。腰部以上，躯体被一条双重的、镶满黄色（金色）饰件的腰带束住，带上右侧悬挂着一具巨大的箭箙，左侧则挂着一张张好弦的弓，弓装在一个看不见的弓袋（？）中。那具大箭箙似乎系于两条皮带上；其形制不同寻常。它是一个横截面呈扁椭圆形、向下逐渐加宽的容器，其底部似乎是一个黄色的金属圆钮。在上五分之一处，容器扩张开来：此处即是箙盖。此盖由前外表面上一块两侧作直线、下缘作半圆形裁出的部分，以及与之成直角的、箙首一侧作 ——— 形裁出的一半构成。它以搭扣转动，或以皮带固定：在画上它以拙劣的透视被表现为向后翻开的样子。箙内可见其中所盛箭矢的镞尖，可见箭是镞尖朝上插在箙中的，这或许是为了在抽出时保

护箭羽，或另有别的缘故。底端的那个圆钮，或许是另一个开口的盖子，箭正是由此装入箙中的〔原注 1〕。

弓的两端看来是黄色的木料，而弓臂可见的下部则是黑色的，大约表示某些弓在下侧（弦侧）粘贴的角片；无论这张弓，还是图版三三上那两张形制略有出入、包有桦树皮的弓，都没有承弦的弭。似乎并未佩带劈砍类兵器；不过每位武士都持一支黑色杆、带鐏、并笨拙地缚上旗帜的长枪。可惜枪尖处处缺失。

所绘的这些英雄并非寻常武士：左侧的题名牌上有回鹘文题记「inancŭ orongu targan」——即「亦难赤（Ynantschu），那位 Orongu，那位 Targan」。第二块题名牌上名字缺失；但我们在此看到 orongu 这一称号〔原注 2〕与 sangun 一词相连——后者与其汉文原形（tsiang-kiun，将军）一样，意指统兵之帅。最后，在最末一块牌上可读出 a///// orongu /////。

实际尺寸：1.〔原文此处漫漶〕 m×89 cm。

d. 1 与 2：出自「藏书室」的画面残片。

1. 这一小块画面残片同样出自「藏书室」；它是在原位发现的，位于西壁距地面 70 cm 高处，紧靠那个小龛的北侧；在龛南侧，同一高度上仍附着于墙面的一块抹灰上，还能辨认出一座中国式房屋山墙的微弱轮廓（参见图版九）。此残片毁坏得极其严重：我们还能辨认出三位身着白衣的摩尼教徒的形象，他们站立在一道以编织物制成的墙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保存最好的那个形象所戴的白色大帽，其形状与现代的热带盔帽不无相似。

实际尺寸：35.5×34.5 cm。

2. 这一小块残片也是在藏书室中发现的。不过它与图 3 所影印的三块残片一样，是躺在堆积之中的。

实际尺寸：16×14.5 cm。

e. 1、2、3：出自「藏书室」堆积的画面残片。

1. 所绘为一张摩尼教徒的残缺面孔，极具特征。它大概属于那类出现成排白衣人物的画面之一。

实际尺寸：8×6 cm。

2. 一位摩尼教神祇或圣者头部的残片。这张以耀眼的白色绘成、髭须下垂而引人注目的面孔的残余，被一圈深紫褐色的背光所环绕；此背光虽饰有莲花的花瓣，但迄今我们仅在摩尼教画像上见到过。背光右侧，在橙黄色的地子上出现一段以摩尼文字母书写、已无法辨读的题记残迹。

实际尺寸：11.5×9.5 cm。

3. 一位女性人物的精美头像。

实际尺寸：23.5×16.5 cm。

〔原注 1：关于此点参见图版三一及其说明。该处所绘的箭箙与此仅有细微差别。另参见 Yule 的《马可波罗行纪》（Cordier 本），伦敦 1903 年，第 II 卷，第 501 页。〕

〔原注 2：诚然，题记上仅存 ////// //////gu sangun。但可以确定地补出 orongu，此词或可读作 orungu，并与 orun「位置、席位」相联系（locum tenens 代任者？）。据此可以译作「代摄之君、代摄之帅」。〕



图版二　高昌摩尼教 K 号遗址群壁画残件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三　摩尼教还愿幡或寺幡

〔原题：MANICHÄISCHE VOTIV- ODER TEMPELFAHNEN. NATÜRLICHE GRÖSSE.（实际尺寸）〕

这两面以及另外几面类似的寺幡，是在 K 号遗址群中「藏书室」旁的那条狭窄甬道里发现的。就形制、材料、画法、所用颜料的种类以及构图而言，它们与佛教寺幡（参见图版四一、四二）完全相似。它们是上端裁成三角形的狭长布条，所用织物以苎麻（Boehmeria）纤维并掺入若干亚麻纤维织成（参见旁附示意图）。在此方面保存较好的标本上，上部的三角形部分镶有一道 4—5 cm 宽的、以同类织物制成的绦边；绦边的两端自三角形部分底边的两侧、在画面左右垂下，一直垂到画面下端以下，形似燕尾旗。画面的下端缝有一块布，其下缘以一块梯形的、常施彩绘的小木板加以坠重；这块布的尺寸与幡的画面部分大致相同。这块布通常开有一道、有时开有两道缝口，并且与两侧的燕尾一样，可以带有绘上去的、或以各种染色工艺做出的装饰。在此处影印的还愿小幡上，这些附件均已缺失；仅画面本身得以保存。

a. 左边这面幡的一面上有此处影印的一位摩尼教女选民（Electa）的画像；另一面上则是同一位妇人的画像，大概是身着该时期的在俗装束，此形象又见于 b 幡上选民脚边左侧那位妇人的表现之中。幡的三角形部分包含一个人形的表现：其人身着红衣，以欧洲人的方式高坐于一座宝座之上。那张毁坏严重、相当缺乏表情的脸，似乎被一圈红色背光所环绕，背光左右两侧、与额头齐高处绘有若干小小的人头，也许甚至是跪着的小人像。双手安放在膝上，位于腰带及其垂至地面的两端之上；双手捧着一部欧洲式样的、带装饰封面的书。在这位圣者形象的左右两侧，蓝色地子上出现两个身着白衣者的形象，以东方的方式盘坐，双臂在胸前交叠；双手恭敬地掩在袖中。至于那座长凳般的宝座，除了右侧那根扭旋的柱状足外，还可辨认出若干细部；其形制类似图版四〇上所绘的坐具。

在这一重要的、可惜毁坏严重的场景之下，横贯着一道上下均以笔直的黄线镶边的装饰绦带，它把三角形部分与所绘人物的画面分隔开来。此绦带由一道以两种深浅不同的红色画成的曲折线构成，其上部各夹角内以红色的圆缺形填满。其下可见一排交替以浅蓝和深蓝绘成的竖条；整体大约表现的是一道悬于打褶的红色布饰带之下的蓝色帷幕。

女选民的形象立于一块黄色地毯之上，地毯以红褐色线条画出「水纹」，后部还可见镶边的一部分。背景是一片灿烂的红色；左侧作为空间填充绘有两朵程式化的莲花，此类莲花在佛教壁画中极为常见。右侧自装饰绦带垂下一块以黄色绘成的题名牌；题记为：「bosus t(ä)ngrim körki ol」＝「这是博苏什（Bosusch，意为「忧」）夫人的像」。其下跪着一个画得完全程式化的女性形象，身着（王族？）在俗装束，姿态恭敬，但并非礼拜之姿（试与 b 幡上那位礼拜的妇人相比！）。

女选民微微俯身而立。面部有些模糊；脸型宽阔丰满，鼻子略呈弧线而秀气，双眉略作斜挑。那顶白帽类似壁画（图版一）上女选民们所戴的首服，但略低一些，形状也不那么规整。额际与鬓角处可见黑发（或是一顶黑色内帽的一部分）。服装是摩尼教派所特有的那种宽大的白袍；白袍之下似乎还穿着一件同色的内衣，以红带在胸前系合。这些红带显然固定在一条宽阔的红色绳带上，该绳带一直垂到脚面，末端结成一个大流苏。这件显然过长的衣服的下摆，以奇特的层叠褶皱围绕着这位摩尼教女信徒的双足。双臂在胸下交叠，并按通例掩在宽大的袖中；双臂捧着一部紧贴胸前的、欧洲形制的装订书籍。

b. 右侧所绘的这面小幡略有不同。其三角形上部所绘为一位身着白衣的男子，坐于宝座之上，右手以恳切的姿态举起作说法状。未被遮掩的左手握着自己白袍撩起的一角。左右两侧，在蓝色

地子上，又出现两个身着白衣的人形，以恭敬的姿态坐于地上。如果我们没有看错，右侧的形象是一位留着黑色长发的妇人；与她相对的左侧那位似乎是男子。

此表现之下的装饰绦带，其中部似乎有略微不同的纹样，但这一部分画面的状况已无法使人确切辨认。

在同样的红色地子上、被空间填充纹样（莲花）所环绕，立着这位选民（Electus）的形象。面庞丰满，颏部与双颊有稀疏的须；上唇上出现同样稀疏的髭；下唇处垂着一撮极小的须。头发自额头中央分开，成带状发束垂落在双肩与后颈上。头部装饰着摩尼教的翼状帽，红色帽带在下颏处系结；其缀有流苏的两端垂落胸前。宽大的白袍在颈部高高合拢，此外则与女选民的衣袍相似。由于此处同样有一个红色流苏系于长绳自身体中部垂下，我们上文就这一部分服饰所表达的看法或许有误——它也许更应当是一条腰带的末端。可惜小幡左侧的题名牌未曾书写。

在选民形象的右侧跪着一位年轻男子——仅存头部与肩部，但根据其他残件不难补出该形象的其余部分。头戴一顶黑色的圆锥形帽，帽的前部有一道窄窄的浅色带子，帽下露出发缘以及数绺僵直垂下的长发。衣着大概由一件长长的绿色袍子（capan）构成，袍以腰带束住，另有宽大的裤子和高筒黑靴。双手想必与对面那位女性形象一样，合掌作礼拜状。这身服装与今日当地居民所穿的极为相似，大约源出波斯。

更为有趣的是那位女性形象。她戴着那种奇特的、但在这一时期的画像上颇为常见的头饰，其尖锐的前部末端分作两支红色布头。面部在额、鬓与颊上有红色的装饰点；巨大的钟形金耳环垂落肩上。衣服是一件颈部合拢、长及脚面的红色布袍。这位妇人合掌礼拜这一情况不难解释，因为我们知道，选民「在某些情况下正是他们赦免听者（Auditores）的罪」（鲍尔，第 283 页）——关于女选民具有此种资格，则未见任何记载流传下来。

此类幡帜必定曾被大批地成批制作；凡落入我们手中的，其所绘人物形象彼此完全相似。人们究竟在何种场合定制这些幡，尚不得而知；不过既然画面 a 一面绘着一位身着在俗服饰的贵妇，另一面却绘着她身着完全受戒的摩尼教女信徒的法衣，那么一个推测便呼之欲出：某人加入选民的团体时，其亲属会为庆祝此事而定制这类小幡。

摩尼教徒的斋堂与祈祷厅，大概正如佛教徒的寺院一样，曾以无数类似的小幡加以装饰。

〔译注：原书此页正文旁附有寺幡形制示意图一幅（即「参见旁附示意图」所指），图中标注 OCR 已不可辨。〕



图版三　摩尼教还愿幡或寺幡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3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四　摩尼教绢本与纸本绘画残件

〔原题：RESTE VON MANICHÄISCHEN GEMÄLDEN AUF SEIDE UND PAPIER. NATÜRLICHE GRÖSSE.（实际尺寸）〕

a. 这块大型绢画的残片，是与许多其他织物残件一道，在高昌 K 号遗址「藏书室」旁那间狭长的房间或甬道中发现的。由于未曾发现保存状况良好的同类画作，对于它当年悬挂展示的方式无从报告；不过如果允许援引另外一些保存得更差的画作作为比较，那么可以推想：此类画作通常是缝缀在较粗的织物上，并以一道有色的、带纹样的丝织物镶边；人们可以设想它们与人所熟知的日本同类画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画面的上部由三部分构成，其中中间一部分毁坏极其严重，似乎原先满布花卉与叶饰。左右两部分在橙色地子上带有以摩尼文字、中古波斯语书写的文本残迹。文字自上而下行，起自左侧〔原注 1〕，该处保存着或好或坏的四行残文。文本或许可读作：

1. //h//8 Shr mdazis,

2. //(k)ust zuard adlgucm

3. // sp zma

4. // kr$ nirban

右侧文本续接如下：

1. n///ast

2. /// af////g kladz (?)

3. r amurdisn//

4. //}/puagan ba ?

〔译注：以上转写照录原书，其中若干字母因底本 OCR 而不能确信，未作改动。〕

一道紫色的界线把这一上部与图像部分分隔开来。自右侧起，一根红色的花茎与那道紫色分隔线平行地蔓生而来，其右端为画面右缘的一道绿色条带所界；这根蔓茎约在诸画面的中部向上升起，探入上部之中，在卵形的白色子房上托着一朵奇特的花。

蔓茎之下，在一道以红、白石块作棋盘格状砌成的墙后，出现两名披甲者，但仅头部与胸部可见。他们身着以蓝色竖置甲片缀成的胸甲；颈部由一道宽阔的黄色金属项圈加以保护。头部覆以蓝色的碗形低矮盔帽，帽上有极短的护鼻和黄色的盔顶饰。此帽似以铁或钢制成；显然是由若干向上收窄、于顶端相聚的金属条铆合而成。面颊两侧与后颈以一种由水平小甲片构成的顿项加以保护。

两位甲士各自挥舞着一柄直剑，剑身为蓝色，剑柄为黄色并略向前倾。宽阔的护手同样是黄色的，与剑身、剑柄构成一个简单的十字形。两位武士的手臂已毁，但可以看出他们正把兵器挥向左侧、砌体旁出现的一个魔怪。这个尺寸画得很大的形象仅存绿色的头发、黄白色的耳朵以及一部分蓝灰色的面部；它似乎原本是以正面表现的。其左肩上方那些画得模糊的物件，我们无法解释；它们或许属于魔怪的装备。在它头部上方的空间里有毁坏严重的形象，可能是程式化的花朵，也可能是云。

两位武士的面孔因其极大而平直的眼睛而引人注目。鼻与口以红线勾出。

对此画的解释我们还不能着手：但愿我们摩尼教文书的释读能使之成为可能。

b. 这块画面残片表面的大部分已毁坏至仅存轮廓线。背景呈浓郁的群青蓝，其上可辨认出四个人形。左侧一株结着大红果实的石榴树前，直立着一个身着红衣的男性形象。双臂在腹前交叠，双手掩藏；内衣与双足已不能清楚辨认。其旁站着一个略画得小些的女性形象，作礼拜之姿，戴着头巾和大耳饰；她身着宽大飘垂的衣袍。再往右站着一个更小的、同样身着红衣的类似形象；她双臂恭敬地掩藏在胸前，目光似乎投向最先提到的那个大形象。就可见的范围而言，右端以第二丛石榴收束，其中一部分由优美的蔓茎所承托；在它前面立着一个与左侧男性形象相对应、画得略小的女性形象，戴着头巾与首饰；她的头略向右倾，似乎在注视着左角所发生的事。在右上方保存下来的那一小块织物角上、一道竖向分隔线旁，还保存着一些模糊的表现，也许是一处风景。最后，在画面上部中央可见蓝色地子上的金色月牙：其上载有三个形象，其中居中而坐者受另外两位礼拜。正是月亮出现在这块画面残片中这一点，促使我们把它视为摩尼教绘画并影印于此处。

出土地点：高昌 K 号遗址藏书室甬道。

c. 这幅优美的表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身着全副法衣的摩尼教选民。它是一条狭窄的边饰，是一块较大的、带图像表现的绢料的残余；这块绢料或者曾裱在纸上、构成一部书的扉页〔原注 2〕，或者曾以通常的镶边方式用作挂画。

这位祭司谨严地掩藏着手与足，身着仪式服装，头戴高帽，立于一块装饰简单的脚毯之上。他身后出现一圈身光与一圈头光；后者虽令人想起图版一上大祭司的双重背光，但由于背光中相当于月牙那一部分的两端作弯钩状，似乎是有意与那一表现相区别。各式蔓草纹填满了人形上下的空白处。右侧出现一道狭窄的绿边，是这一被边饰所框住的画面的背景残余。

出土地点：同 a 与 b。

d. 一幅摩尼教小型细密画的残余，绘于未书写的纸上。在一个绯红色、以一道窄窄的暗红色带子镶边的椭圆形中，出现一位摩尼教神祇（？）的头部，戴着白色头巾与珠宝头饰，以及大耳坠。环绕颈部的那两条白带是否意在表现项圈，尚难断定：也许它们只是对这类绘画中常被夸张强调的颈纹的笨拙加强。眉、鼻与口除黑色轮廓线外还带有白色的——但更为纤细的——线条。画面左右两侧以一列椭圆形珍珠为界；这些珍珠之间的空隙，内侧填以蓝色，外侧填以红色。

出土地点：同前。

e. 一幅摩尼教画像的残片。所绘女神身着红色紧身衣，胸前开有大领口。一条窄腰带环绕身体，在前面系成一个结；身体下部仅存那件层叠围绕臀部的裙的起始部分。双臂伸手上举，仿佛受惊；双臂似乎套在长袖中，腕部与上臂饰有金色臂钏。特征性的是那种难以描述的头饰，据我们所知它仅见于摩尼教的表现之中。

出土地点：同上。

f. 一座装饰华丽的台座或地毯的表现。中央可见一件白色衣服打褶的下摆垂下。此件也可能是佛教的。

出土地点：同上。

g. 一位摩尼教神祇的小头像。

出土地点：胜金口峡谷第 10 号寺院台地上的小寺。

h. 绢本细密画残片。

出土地点：同 g。

〔原注 1：所描述的这些残块，当时还由若干细长的丝线与下面所影印的画面残块相连；为节省版面，不得不把它们移得比其实际相对位置更靠近画面。此外，左侧书写面的下部是否置于正确的位置也成问题：发现时它是粘在影印图中位于其上方那一部分的背面的。〕

〔原注 2：我们的收藏中有一件摩尼教书籍残片，使我们有理由作此假设。〕



图版四　摩尼教绢本与纸本绘画残件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4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五　高昌出土带突厥文的摩尼教细密画残页

> **【增订者按】**　此幅有三点，于本馆的工作尤关紧要。
>
> 其一，蓝地的颜料。勒柯克明言背景所用为「真正的群青」（echtes Ultramarin），即天然青金石。摩尼教绘画以大面积青金石作地，与同时期佛教绘画节省使用的做法判然有别；本馆复原摩尼教题材时，青金石的用量当依此本，不可比照佛教壁画减省。
>
> 其二，画法的谱系。勒柯克在此提出一条至今仍被引用的判断：这一画风上承晚期古典画派，下启伊斯兰时代的波斯细密画。他把高昌摩尼教绘画放在东西之间的中介位置上，而不把它归入印度或中国任何一系。
>
> 其三，颜料的产地。「据斯德哥尔摩 J. R. 马丁先生口头见告，其颜料大约来自突厥斯坦，也可能来自中国。」勒柯克把这条口头意见照实标出，并不据以立论——此即本书通例：凡属传闻，注明其出处与其为传闻，而不写成结论。本馆的档案分级，A 为文献与实物、B 为口述（须记发言人与时间）、C 为待核，其分际正与此同。
>
> 此件即今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MIK III 4979，是现存最著名的摩尼教细密画之一。

〔原题：Ein manichäisches Miniaturfragment mit türkischem Text aus Chotscho.〕

出土地点：K 号遗址北券室。原大。

〔译注：本节译文于二〇二一年八月据原书影印页（底本 PDF 第 41 页）重校一过。此页在原书中为唯一说明与图版同刊一页者，底本 OCR 将双栏小号字严重交错，旧译因而多处标作「原文此处漫漶」。此次逐行核对影印原件，凡旧译缺、误之处一律改正；回鹘文转写与德文逐词对译亦照原样重录。改正之要目见本节末〔校记〕。〕

此残片是一册西式装帧书籍中一片不完整的书叶。它大约是全书或其中某一分卷的首叶或末叶，显然是单独制作、再以粘贴之法附于已装订的书册上的——这种做法，别的出土件亦可为证。粘贴面自然在内缘，即本幅影印时朝下的那一边。开本或为大八开，那么它所占的篇幅，便相当于今日正背两面之和。纸质良好，平滑，作黄褐色。

正面（a）　除中间一道窄条之外，通幅覆以摩尼教特有画法的细密画；那道窄条上有三行文字，用的是吐鲁番突厥人通行的晚期粟特（「回鹘」）文字。此面的文字自下而上，背面却自上而下；我们认为，此书制作之时（或在八至九世纪），文字是自左向右书写的，但阅读时作竖向，至于自上而下还是相反，则并无分别。从前有一种看法，以为文字自下而上的走向或有象征意义，我们已经放弃了。

在这道文字条的右侧，现出上下两排身着全套法衣的摩尼教僧侣，其法衣属于该教教阶中某一确定的品级（选民 Electi？）。六人的黑发梳法全同；须式则略有出入。每一位摩尼教僧都跪坐或端坐于一张低矮的书案之前，案上覆着彩色的帷幔；案上放着一只彩绘并贴金的书夹，其上有一道弧线，示出白色书写纸上竖直的行界线。有几位僧人把笔执在左手，甚或两手各执一笔——这大约只是画工的疏忽；另有几位并不执笔，而是把合拢的双手搁在纸缘上。上排中间一身的左右两侧，各竖起一株小树细瘦的、原先贴金的、有一处分叉的树干，其顶端硕大的花冠把画面自上收住。一大串红葡萄自树叶间垂下，藤蔓没入叶中，垂到文字条的边上。

文字条左侧一面残损严重，究竟有没有、又有多少这样带四周绘饰的文字条被撕去了，无从确言。叶的左侧上部，尚存一排同样在书写的摩尼教僧的残迹，其树木的画法与右侧那一组只有细微差别；右侧那株小树的叶间，可见一只部分贴金的鸟。左侧的下排可惜已毁：它所含的并非

僧侣之形，而是——由那顶缠着红色饰带的奇特帽子可以看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图像（更为奇特的，似乎是自左数第二人的头饰）。

地色为一种沉着的蓝色覆盖颜料，大约是真正的群青（echtes Ultramarin），它使所绘诸像格外醒目。

背面 的绘饰与文字另作一种布置。文字分上下两栏；上栏尚存五行，以朱红色墨（朱砂？）书写；下栏以黑墨书写，则只余三行。一道窄的、以两条红界线夹住的间隔把两栏文字分开。

左侧是一个题名的一部分——摩尼教书籍中的题名常常跨越数个相连的页面〔原注一〕。此题名以橄榄绿色墨写成；外框为一圈优雅的花卉纹样的卷草，以金与彩色绘出，并向上延入上缘的绘饰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那朵五瓣花，它在别的绘画中——无论佛教的还是摩尼教的——都屡屡出现。

叶的上缘为一组奏乐的男子所占，其地作蓝色：题名的卷草之上，坐着一位盘腿的男像，坐在一方红色的长方形毯上。双臂看去原是执着一件乐器的；但因只存底色一层，更详细的情形已无从说起。头部已失，而整体的残毁使我们无法断定其右肩上方那件以绿与金绘出之物为何。一道纹样卷草把这位独坐者与一组男乐师隔开；乐师们跪坐（膝与足跟着地）于一条狭长的绿毯上。其中第一位身着红衣，衣上以金织锦织出大朵花卉；坐时前推的侧衩里，露出蓝、白两色的内衣。头戴那种奇特的宝冠——我们从吐鲁番诸遗址的壁画中认得它，那大约是摩尼教贵人的头饰。此像的姿势即今日仍通行的恭敬拜服之姿。次一位装束相似；他弹奏一件四弦的琵琶状乐器，其形近于印度的维那（vīṇā），或许是用拨子弹的。最后，在撕裂的边缘上还露出第三人的一条手臂，可见这一列图像到此并未终了。

其画法并不像印度或中国的那样带异域之感，倒反而使人觉得熟悉。一方面当把它上溯到一所晚期古典的画派，另一方面则须把它看作后来那著名的（「伊斯兰的」）波斯细密画的源头。据斯德哥尔摩 J. R. 马丁（J. R. Martin）先生口头见告，其颜料大约来自突厥斯坦，也可能来自中国。

文　本

〔译注：原书于此逐行印回鹘文原字，其下附拉丁转写，转写之下再以小字附德文逐词对译。原字字体无从排印，故以下录转写与德文对译之中译，转写悉照原样，长音、括注、缺字符号一并照录。〕

正面（Vorderseite）

一　*tutsar ·· t(ä)rtrü törü tutuγmaγ kirtgünsär*

〔德译：若他持守 ·· 若他以为是，而去拼凑一种颠倒之法；〕

二　*kirtgüncs̆üz künȷciy̆ï ‖ ‖ ‖ ‖（igid?）tiligci*〔原注二〕*bolsar*

〔德译：若他成为一个不信的嫉妒者、一个诵伪祷者……〕

三　*anï [ücŭn] uyu bilmäk k(ä)rgäk ··*

〔德译：因此，须得领会而知之 ··〕

背面（Rückseite）

〔题名的一部分。题名以橄榄绿色墨书写。〕

TÜRK〔原注三〕**[I]LIG T(Ä)NGRILÄR**

〔德译：……突厥的崇高诸神……〕

右栏（朱红）

一　*bitigi kirtü y(a)ruq*　〔德译：其书（，）真实光明的〕

二　*savlar t(ä)ngri bilgä*　〔德译：诸语（，）神的智慧之〕

三　*biligi bölüg b[öl]üg*　〔德译：知识（，）多品（，）〕

四　*tat(a)γl(a)γ（-lïγ?）nom yir suv*　〔德译：（那）甘美之法（，）「地与水」〕

五　*yirtinc̆̈si ät'öz*　〔德译：之世界（，）身〕

六　……〔原书作虚点，字已不存〕

〔原书夹注：此一段的开头在前一页上，其结尾已被撕去，因而文句的结构无从辨识——故此处只以行间对译给出各词之义。〕

左栏（黑）

一　*qutluγ ilig ·· ai t(ä)ngridä*

二　*qut-bulmïs ǩut ornanmïs*ˇ

三　*[alp?] …… [il t]utmïs*ˇ

这一左栏大约载有纪年，其开头必在右栏已撕去的部分之上。可惜可汗之名无从确定：已知有四位君主的称号以「Ai tängridä qut bulmïs」ˇ（月天所赐福者）诸词起首，即：Ai tängridä qut bulmïs ǩülüg bilgä χaγan（七八九—七九〇年）；Ai tängridä qut bulmïs ˇ alp bilgä χaγan（约八〇八年）；Ai tängridä qut bulmïs ǎlp bilgä χaγan（卒于八三二年）；Ai tängridä qut bulmïs ǎlp külüg bilgä χaγan（约八三三年）〔原注四〕。

〔原注一〕参看 F. W. K. 缪勒《爱斯特朗盖罗体写本残卷》（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第二辑，第 111 页注，其处举有一例。

〔原注二〕或亦可读作 *igil*? 参看 F. W. K. 缪勒《回鹘文献》（Uigurica）第二辑，*igil tlmci* M. 199。

〔原注三〕勉强也可以读作 *tört* 而不读 *türk*；但据原件，读作 *türk* 较为可能。

〔原注四〕施古德（Schlegel）《哈拉巴尔嘎逊回鹘碑上的汉文铭文》，赫尔辛福斯，一八九六年，第 3 页以下。

〔译注：本幅下缘另印制版与出版者名款：「帝国印刷局印制」「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恩斯特·福森）出版」。〕

〔校记〕此次据影印原件所改正者五事，逐条录出，以便复核：一，四位可汗的次第。旧译与二〇二一年八月初校稿均曾把第三、四位互易。原书作：külüg bilgä（789—790）；alp bilgä（约 808）；alp bilgä（卒于 832）；alp külüg bilgä（约 833）——第三位为 *alp bilgä*，第四位方为 *alp külüg bilgä*，今正。二，正面第二行「嫉妒者」一词，原书转写作 *künįci*，旧译作 *künii*，今正。三，原注二所引缪勒《回鹘文献》的编号为 **M. 199**，非 M. 19，今正。**四**，正面第一行德文对译作 *herzustammeln*（拼凑而成），旧译作「欲立之」，语气过实，今改从原文。**五**，正面第一行原书转写作 *törü*（法），旧译作 *törä*，今正。凡原书本身的疑问符、括注与缺字符号，一律照录，不代为补足。



图版五　高昌出土带突厥文的摩尼教细密画残页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5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六　高昌摩尼教建筑「K」出土丝绣残片

〔原题：FRAGMENTE VON SEIDENSTICKEREIEN AUS DEM MANICHÄER-BAU „K“, CHOTSCHO. NATÜRLICHE GRÖSSE.（实际尺寸）〕

a. b. c. 一件较大丝绣的残片。（龙与莲花。）

出土地点：高昌 K 号遗址「藏书室」旁的甬道。

d. 一件较大丝绣的残片。（雄鸡。）

出土地点：同上。

e. 一件较大丝绣的残片。

此残片是我们所发现的最精美者之一；它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可以确定地断为波斯—摩尼教的产物〔原注 1〕。对于此图版上其余的表现，尤其是那些龙的图像，我们也推测其来源相同，只是今天还不能提出证明。

这件刺绣在其上部表现一位摩尼教神祇及两个胁侍形象。这位女神左手叉腰，立于一座华美的莲座之上；她右手持一物，或可视为莲花，或可视为还愿窣堵坡或舍利容器，但也可能是香炉。可惜刺绣的保存状况不容许对细部作更确切的判定。衣着看来由上身的一件黄色长袖衣与下身的一件裙状衣物构成。后者为橙红色；珍珠串（？）大约曾如腰带般束住腰身，它们似乎在中央成双行垂下，并在膝下各以一道优美的悬饰向左右环住衣裙。不过这些「珍珠串」也可能是织入或绣在织物上的纹饰。颈部为一件褐色的衣物（？）所环绕（也许是自头部垂落的丰厚发绺的一部分）；那些以同一颜色画出的、波状环绕女神形象的线条，应视为属于同一件衣物（或发式）。头部被一圈缀珠的背光环绕，背光的地子交替填以不同颜色的放射状条纹；在饰有许多小卷发的额头之上，出现一个泛蓝的、类似半月的纹饰。

女神右侧立着两位身着全副法衣的女选民（Electae）形象；她们下方出现一座佛教表现中通行形制的大莲座。

整组形象原为花卉纹饰所环绕：这一纹饰在绣像的上部已毁，仅在女神背光上方存有一小块残余，该处的纹饰或许原具有另一种性格。下部则以一道缝线固定在这幅群像上，构成其下端的收束。它由绣成的蓝色花朵构成，花上缀有原先描金的窄纸条；花下垂下两行毁坏过半的绣成的回鹘文字。所缀描金纸的残迹也见于这一组形象之上。

出土地点：同上。

f. 丝绣残片（花卉）。

出土地点：同上。

法尔克（von Falke）教授先生惠允检视了这些刺绣；他的观察记录如下。

a. b. c.「双龙及莲花，原先或为衣缘饰件，在一种平纹组织的疏松褐色地料（几已全部佚失）上，以多色丝线作平针绣制成。」

「平针绣，即狭义上真正的『针画』，是最适合于东亚那种追求写实效果的艺术的刺绣技法。它唯有在此处——通过眼前这些吐鲁番残片——才得以证明早在中世纪即已存在，并在其后以极高的技艺被运用。在这几件东西上，尤其是在那朵莲花上，也可辨认出其意图：借助平针的走向

来加强花瓣的塑形，并尽可能利用丝的光泽。同样，那朵绣在浅色绢质罗纹地上的花（f），因其对针画极为娴熟的驾驭而值得注意。」

「在那件由摩尼教内容的人物表现、莲花与题记构成的大残片（e）上，则按需要与适宜与否使用了丝绣的各种不同技法。人物的衣袍与莲花的花瓣，意在展现丝线的光泽与色彩，故以平针作针画绣成。反之，人物的面部与手部以及题记，因其所重不在闪烁的光泽而在清晰与线条的稳固，则以辫绣或绦绣制成。以单面描金的羊皮纸条或皮条缝缀于主要线条之上、藉以加强表现的做法，在衣袍上大多已磨损，在莲花上则基本尚存。在较晚近的时代，皮金在刺绣中似乎已不再通行；至少中世纪以后以此类皮质扁金线制作的刺绣，尚不为人所知。」

「那只雄鸡（图 d），是在与前一件相同的斜纹白色地绢上，以平针绣加皮金制成的。」

〔原注 1：由于文字是突厥语，可以假定其最早可能的产生时期为 8 世纪末。〕



图版六　高昌摩尼教建筑「K」出土丝绣残片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6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七　高昌某基督教（景教）寺院壁画

〔原题：WANDBILDER AUS EINEM CHRISTLICHEN TEMPEL, CHOTSCHO.〕

当人由城墙东北处的豁口离开高昌废城，越过河上的小桥之后，必须折向南行，才能到达此处所影印的两幅画所出自的那座奇特遗址。它位于大窣堵坡群以西，大致与高昌 T 号遗址相对〔原注 1〕。这座曾多次改建的寺院，其巨大的南墙一望即知，兹将其平面图列于此处。

就其保存下来的部分而言，它构成一个由三座厅堂组成的体系；厅堂之前、在东南侧，于较晚时期（？）建起了一段带门的小坡道。在东厅与西厅中，人们为某种改建之故砌起了新墙（平面图中以虚线表示），即在东厅中砌于北墙与南墙的内侧，在西厅中砌于南墙的内侧。

整座建筑早已被清空，光秃的墙面上虽仍附着坚实平滑的抹灰，却似乎不会有任何收获。直到拆去若干较新的墙之后，我们才发现了壁画的残迹。东厅北墙的 X 处，还能辨认出一个骑者的形象，尽管极为模糊（照相未能将其摄下）；此人右肩上扛着一根末端作十字形的旗杆。认为这必定是一幅基督教表现的假定，此后虽因同一十字形出现在一幅毁坏极其严重的摩尼教绘画上而大为动摇，但又因这些画面上没有出现摩尼教的白色法衣而重新增加了可能性。

在东墙内侧的 XX 处，距地面约 1.50 m 高处发现了画面 a；骑者仅存左脚，套在一只形制原始的黄色马镫中，虽保存得也很模糊；但它已无法再被取下保全。

在西厅的 y 处，那道厚实的新墙背后发现了画面 b；它构成一组巨像的一部分，位于两个毁坏严重、仅存约及膝高度的人物形象的残迹之间，此二人身着绿色内衣、外披红色斗篷。在这一组旁边同样出现了一匹马的腿，因此对这面墙也必须假定曾有一个骑者形象的表现。由于这些壁画的风格为此寺院所独有，令人惋惜的是，这些有趣的画面未能有更多的保存下来。

a. 画面上部中央出现一匹褐色马的两只前蹄；如前所述，骑者仅存那只套住左脚的黄色（金色）马镫。马前、画面左侧立着一个不寻常类型的高大男性形象。为黑色卷发所环绕的头部令人想起古代晚期的表现。他的衣着由一件长及脚面的绿袍构成，袍外再穿一件宽大多褶的红色外袍。显然画师（类似的情形常可观察到）先画出绿色的衣服，然后才在其上敷以外袍：因此当红色衣服的颜料逐渐剥落时，其下的绿色便又显露出来。画得笨拙的双脚穿着粗笨的黑鞋。他左手挥着一具金色（黄色）的香炉，其形制在壁画与细密画中再无别处出现；香烟以一道洒脱向上升腾的波状线表现，此线在上方化为螺旋。右手中他持着一件黑色的碗状器物，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解释为圣水器。

站在他面前的三人中，前两位应为男子，第三位、即右侧那位则为女子。三人都持着一根带叶的树枝；服装颇为奇特，若把那位女子的除外，则在我们出自高昌的任何一幅壁画或绢画上都不曾再见。它由一件长长的单色袍构成，此袍在最前面那位男子身上为褐色，第二位身上为灰蓝色，看来并不系带。而在袍外——服装的这一部分尤为奇特——则松松地披着一件无领的、看来是长袖的斗篷，斜搭在肩上，一直垂至膝部。此斗篷在第一个形象身上为蓝灰色，第二个身上为褐色；二者均衬有红色衬里，在两件斗篷那宽大的三角形翻领上都可看到。男性形象中最前面的一位头戴一顶褐色的、类似头巾的首服；黑发在左耳后可见。第二个男性形象（该组中间的一位）则似乎戴着一顶黑色布料制成的钝锥形大帽；二人足上都穿着褐色的鞋。

最后，右侧站立的那个女性形象，穿着一件短的、长袖的、仅及上身中部的绿色短衣，以及一条极长的、遮住双足的裙；一件褐色的披巾或围巾显然是松松地披着，遮住身体右半自肩至约大腿中部的部位，以及左肩至胸部。

浓密的黑发在头顶盘成球形的发髻，在后颈处似乎形成一个粗大的发卷。此种发式与类似的服装还出现过一次（在图版四四上）。

由于摩尼教僧侣在仪式活动中必定始终使用白色的摩尼教法衣，因此我们眼前所见很可能是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表现。可惜在此例中我们缺少那种无价的帮助——即那些出土写本在别处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此遗址的墙上未曾得到哪怕一条题记，从其为数不多的堆积中也未曾得到哪怕一件写本。

实际尺寸 70×63 cm。

b. 西厅南墙上的这幅小画则具有全然不同的性格。它所表现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其服装在我们看来接近本地的装束。它由一件宽大蓬松的长袖红色外衣构成，依照习俗合拢于身前的双手即掩藏在这对袖中。泛白的内衣垂落至脚面，仅能看到鞋子那向上翘起的、自衣裾下探出的极大的尖端。

长而平直的黑发成重重发束垂落背后；一绺宽而长的发卷自耳前垂落胸间。

实际尺寸 43×21 cm。

〔原注 1：参见格伦威德尔《亦都护城》（Idikutschari）中的城市平面图。〕

〔译注：原书此页正文中嵌有该寺院平面图一幅（即「兹将其平面图列于此处」所指），图中标注 OCR 已不可辨。〕



图版七　高昌某基督教（景教）寺院壁画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7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八　高昌 T^1 号寺院壁画

> **【增订者按】** 自本图版起进入佛教壁画部分。须提请读者注意勒柯克对颜色的记述方式：他几乎总是先记底色，再记罩染与提亮，最后记描线——这正是壁画绘制的实际工序次序。一百年后我们复原这些画面时，正是依靠这些看似琐碎的颜色记录，才得以反推出每一层的先后。原书说明文字中那些「读来生倦」的细节，于我们是施工图。

〔原题：WANDGEMÄLDE AUS TEMPEL T', CHOTSCHO.〕

高昌 T^1 号寺院中那些保存于影线所示支撑墙之后的旧墙上的壁画，是一幅阿弥陀佛（Amitābha）净土表现的残余，此表现大概原先装饰着这座寺院的所有墙面。

此处影印的这一组画面原占据大穹顶室的西南角（参见平面图 d 处）；该画在原位的照片见图版七〇 b。

这一组由两身菩萨（？）形象构成，他们坐在一座中国式房屋的窗前的莲花之上。

那架搁在一种奇特梁架体系上的曲面屋顶，其两端的博风尖上各有一个奇特的鸟头，此种鸟头在柏孜克里克的壁画上屡屡出现（参见图版一九、二〇、二一、二三、二四与二六）。屋脊与屋檐外缘以红色线条分割为若干矩形，这些矩形可能意在表现瓦。屋顶的颜色与背景相同，即一种象牙白；不过屋顶原先大概像这座寺院其他壁画上的屋顶一样漆成灰色。背景以大量红点作了奇特的装饰。

画面左侧有一段梁架结构探入表现之中；它属于左边另一座与之相接的类似房屋。再往下可见一道以红白两色彩绘的横木构成的栏栅，其上有两个孩童——他们大约表现的是善人转生的灵魂——似乎正带着欢欣的姿态向上攀爬。

另一个孩童形象坐在房屋右侧一道同类的栏栅上，而在最右角可见一个莲蕾，一个孩童似乎正自其刚刚绽开的花萼中作礼拜之姿生长出来。另有两个类似的孩童形象绘于占据画面中央的菩萨形象的莲座之下；他们似乎正从花萼内部涌出，双手尚未合十作祈祷状。如果我们没有看错，那么（正如后来的极乐世界（Sukhāvatī）表现中所见的那样）这些房屋应当设想为立于一池之中：从池水中大量涌出的莲蕾，连同那些以孩童形象表现的、在净土中转生的善人灵魂，想必处处构成了这些壁画下端的收束。

在左侧孩童群像下方的红色梁架上绘有三个汉字；画面右侧那根白色的承柱上，在带孩童的莲蕾旁，有回鹘文题记「tavisgan yil」＝「在『兔』年」，因而是一个可惜并不完整的纪年的开头。

两身菩萨形象与整幅画面一样毁坏严重。

左边那身形象大致占据画面中央。其面部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类型，鼻子纤秀而略作弧线；额际以红色勾出轮廓的头发在脑后聚成一个粗大的发髻，并为一顶多重分节的印度宝冠所环绕；一部分头发垂落颈背与双肩，在那里以通常的程式化方式表现为一绺绺垂至胸前的发卷。双耳的耳垂因耳环的重量而变形，但并无饰物；胸前自一条以红色绘出的项圈上、以红色的绳或链垂下若干装饰圆牌。腕部饰有草草画出的臂钏。双手合十祈祷。

衣着似乎由上身的一件红色披衣与下身的白色或红白两色衣物构成；画得相当走形的双足在莲座边缘处可见。

第二身菩萨形象与之十分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发卷的表现方式颇为特别，以及脐部出现的螺纹饰（文身？）。

实际尺寸：约 1.96 m×1.66 m。

〔译注：原书此页正文中嵌有 T[1] 号寺院平面图一幅（即「参见平面图 d 处」所指），图中所附比例尺标注 OCR 已不可辨。〕



图版八　高昌 T^1 号寺院壁画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8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九　高昌 T^1 号遗址壁画

〔原题：WANDGEMÄLDE AUS RUINE T', CHOTSCHO.〕

此处影印的这个形象，是从 T^1 号遗址穹顶室旧南墙的东段取下的；它紧靠着那道后世某时穿此墙而开的小门，显然是作为最外侧的一员，属于一组与图版八所示相似、但已因改建而毁去的菩萨群像。此形象坐在一座中国式小屋唯一的窗前。这座房屋以灰色绘出的屋顶〔原注 1〕部分保存下来；屋顶两端的博风上安着向后朝屋脊翻转的奇特鸟头，屋脊中央则立起一个尖端朝上的心形饰件。屋顶右侧那层承载彩绘的薄灰层已经剥落，因而可以看到墙面的抹灰。它由一层抹得极为平整的、经淘洗的细泥构成；在这层抹灰之上，有若干深深刻入的印度字母文字，一半为白灰罩面所遮。我们推测，此处或许是把建造者给画师的指示记在了墙上，例如：「此处画某某菩萨之像。」

〔译注：原书此处嵌有摹录这些刻划文字的插图一小幅，底本 OCR 已完全不可辨。〕

表现的左侧呈现出一个粗糙的圆形缺口；从前此处也许并不是门，而是一个后来笨拙凿成的壁龛（uyug）。自这个孤立形象向西、直到平面图上以 e 标示的那一点之间的空间，为另一幅独立的表现所占据，我们必须在此加以描述。那是另一座中国式房屋的图像，其朝东的一侧装有格栅；此处跪着一位带红色背光、作礼拜之姿的菩萨形象，以及一个略靠近格栅、同样跪着礼拜的孩童。在这个孩童右侧房屋的柱子上，一条无法辨读的婆罗米文题记旁，有一段汉文的巡礼者题壁，王 Yntai 先生读之如下：

〔原书此处所录汉字，底本 OCR 已不可辨；原书于其中两字下注明「（原文如此！应读作某字）」「（原文如此！乃某字之讹）」〕，其拉丁注音作：Teng K'o? Ting-Szu-Nien Wu-Yüeh Lu-Jih So Wo..... Kien。

〔译注：原书作者姓名作 Herr Wang Yntai，其汉名难以确考，故存拉丁转写。〕

其义为：？丁巳年五月六日……立。〔译注：原书此句德译作「Im Jahre Ping-ssu」，与其上文拉丁注音 Ting-Szu-Nien（丁巳年）及下文所定 717 年不合，Ping-ssu 当为 Ting-ssu 之讹。〕这个年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出现了〔原文此处漫漶：此字底本 OCR 不可辨〕这个字（据 F. W. K. 缪勒教授，它是武后（Wu-hou）新造或改造的诸字之一），因此大概只有 717 年可以考虑。

这座房屋有两扇窗，在其朝东的那一扇之前，绘着一位身着红衣、结跏趺坐于莲座上的佛陀形象，带头光、舟形身光（Mandorla）与肉髻。白毫（ūrṇā）缺失或已毁坏。窗框内围着一道黑色的格栅。

第二扇窗前跪着一个与我们此处影印之像不无相似的女性（？）形象，作礼拜之姿，面孔向左、朝向那位俯视着她的佛陀；她戴白色头巾，带红色黑边的背光。莲座缺失。

此处屋顶上同样保存着原有颜色的残迹：它曾漆成灰色。

回到我们影印的对象上来，我们必须自问：所绘的这个形象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髭须的缺失，连同面部的表情，或许可以支持后一种看法；不过现在就去追究这些问题，未免颇为徒劳，我们暂且将此形象视作菩萨。

他坐在一座莲座之上，看来正要向他人陈说一个疑难的问题；右臂向下、向（观者的）左方伸出，左臂在胸前微微抬起，手作一个强调其解说的姿势。

秀美的头部转向左侧，为一圈红色黑边的背光所环绕；额际的头发盘成圆形的发卷。若干束浓密的发绺以双重的绕转围在不戴任何饰物的耳朵上：它们分成数股垂落双肩。头上戴着一块类似头巾的白布，此种首服在这般形制上仅在这座寺院中出现过。

衣着由画得洒脱的红色与白色衣物构成，可惜其保存状况不容作更确切的描述。

在外侧那根白色的承柱上，有一段很长、毁坏极严重的回鹘文题壁；只有开头几个词可以确定地读出，它们是（与图版八相同）「tavisgan yil」，即「在『兔』年」。

实际尺寸：约 1 m×66.5 cm。

〔原注 1：屋顶未被一同拍摄，因为在照相时其中性色调在底片上显现不佳；故我们于上文给出描述，同时提及：其背景与图版八上完全相同。〕



图版九　高昌 T^1 号遗址壁画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9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一〇　高昌出土较古样式壁画残片

〔原题：FRAGMENTE EINES WANDGEMÄLDES ÄLTEREN STILS AUS CHOTSCHO.〕

在 α 号遗址主建筑群以东、近年新辟的高粱地里，耸立着一座小型窣堵坡寺（塔庙）的废墟，其位置大约在 α 与「K」号遗址群那座大穹顶建筑之间的中途。〔译注：底本 OCR 将希腊字母 α 误作 » 与 «，兹据体例复原。〕它呈现出一种屡屡重现的形制，即：一个长方形前廊（由一道与建筑其余部分横向相交的筒形拱顶构成）、立于低矮基座之上并带有四个供神像用的壁龛的窣堵坡塔柱，以及环绕此塔柱、相当狭窄的巡礼甬道。除南面与东南面外，各墙仅存不高的部分；因此屋顶的做法已无从辨认。不过它大概如通例一样，由两道（南北向铺设的）筒形拱顶覆盖两侧甬道，再以一道同类的、横（东西）向铺设的拱顶覆盖后部甬道与前廊。壁画已处处无存，只有塔柱的最下部还留有颜料与金箔的残迹。前廊与巡礼甬道铺着美丽的带纹样地砖，其中一块见图版六一 g。

距前廊东北角数步之遥，我们发现了两道更古老的墙（尺寸等见平面图！）；它们与那座显然较晚的建筑毫无关联，或许属于一座更古老的、已毁的寺院。在那段较短、位置更靠东的残墙之前，有一道仅由一块砖厚构成的薄墙；将其拆除之后，在如此裸露出来的内侧墙面上、距地面约 1.50 m 高处，显现出我们此处影印其一部分的画面残迹。它们属于比本收藏中其余大多数画面更古老的一种样式，与我们自齐干湖聚落中峡谷内那处寺院建筑群取得的壁画显示出很近的亲缘关系。同样，它们在样式上也近似吐峪沟的一座窣堵坡寺大遗址中的某些壁画——该遗址位于谷地北端，紧邻左岸溪畔那座寺院的「藏书室」或曰「写本室」。

〔译注：原书此段中嵌有该小寺平面图一幅（即「尺寸等见平面图」所指），图中标注底本 OCR 已不可辨。〕

a. 莲华手菩萨（Padmapāṇi，即观世音 Avalokiteśvara）像。此图因疏失而被影印在本图版 b 组的右侧；它其实应属于该组的左侧，在原位时正紧接于其左；那道带汉文题字的竖直黄条把两幅表现分隔开来。该题字部分已经泯灭；它是某部佛教经典（sūtra）的一部分，在不知其出处等情形下，暂时既无法确切也无益于解释。

仅有菩萨的头部以及连同环绕颈项的衣缘在内的模糊肩线得以保存。

头部作正面表现。那是一张美少年的面孔，眼作长挑之形却端正平置，色深，双眉秀美地弯曲。鼻子形态高贵；口小，为一撇轻淡的髭须优雅地环绕。自颏中垂下一绺轻柔的须卷。黑色的头发在两侧垂落肩上，但发的主体似乎聚成一个大发髻，安放在覆盖头部的宝冠上部。此冠由一个上缘略向外弯的金箍构成；箍的中央安有一个金色的圆盘状饰件，其正面带有一尊结跏坐、身着深色衣物的阿弥陀佛（Amitābha）小像。在这尊小像旁，硕大的白莲花高出冠缘；冠的左右两侧各以一件自莲蕾垂下的金饰加以装点。加长了的耳垂上垂着以莲花构成的耳饰。一圈由三个（或更多）同心环构成的背光环绕着头部，但人们已无从辨认由此形成的诸道光圈原本的颜色。背光之上悬浮着一顶带铃铛状垂饰的华盖，其上还出现一块带纹饰的面的残余，此面大概曾作为整幅画面的背景。该纹饰由一行行原本颜色各异的菱形构成，每个菱形中央有一朵另一种颜色的花形圆花饰。所用何色已不能处处确定，不过在两个菱形和一朵圆花饰上，蓝色的敷彩仍保存良好。在我们这块残片的上部，有一道带优美卷草与叶饰的装饰绦带横贯此背景之上；此处除白色外同样只有蓝色得以保存，其余一切都呈橄榄褐的色调。

至于这幅画的断代，我想把它归入格伦威德尔所称的「第三种或曰较古的突厥样式」〔原注1〕；同时我要指出：按照我们今日的知识状况，把「突厥的」一词用于这些画法，已不能像数年前那样确有把握。

b. 这一应接续于图 1 右侧的表现，由数行人物形象构成，其中上行与下行大部分已毁，只有中行保存得相当好。在同样横贯这幅群像的装饰绦带之上，出现了显然是三位坐者身躯下部的残迹，其中最右侧一位那双裹在蓝色衣物中的交叠双腿最易辨认。这一组坐具的正面似乎曾以若干为白色竖线彼此分开的、颜色不同的方格加以装饰；在这一行中一个涂成蓝色的方格上，还能看到一个点状纹饰，令人想起现代骰子上的「五」点。

中间一行人物在蓝色背景上呈现三个人的形象，显然左侧是一位女性人物或女神，中间与右侧则是僧人或阿罗汉。女性形象的头发以黄褐色带束起，两侧自其上垂下两条橄榄色的装饰带，脑后则垂下一块白边的深色面纱。头部向右下方倾侧，面部引人注目的是用以标出下颏与颈褶的那些宽阔线条。耳饰是一朵大的花形圆花饰。

其衣着颇为奇特。它由一件领口开得很低、前面饰有一道宽阔竖向绦边的小衣构成，其领口大概应设想为覆有透明的料子（请注意那道隆起的颈领！）；深色的、饰有浅色圆环纹的袖子遮住上臂；裸露的、饰有臂钏的小臂抬起，双手合成所谓「转法轮印」（dharmacakramudrā）的手势〔原注 2〕。一条在身前系成结环的双色腰带束住腰胯，交叠的双腿以蓝色衣物覆盖。那白色的、带一道蓝色同心条纹的背光，为这一行的三个形象与下行的两位僧人所共有；不过很可能那白色只是底子。

这一行的中间形象是一位以正统姿势坐于莲座上的阿罗汉。头部微向右倾，双手合成禅定印（dhyānamudrā）。服装似为单一的白色，一条类似长巾（stola）的橄榄色帔带（？）自颈部垂至双手，并在左腕之上向前翻搭。额上以点画表示出所谓白毫（ūrṇā）之相。面部的画法不像其两侧邻座那样粗率。

右侧的形象是一位双腿交叉盘坐于莲座上的阿罗汉，身着橄榄色的衣物，仅露出胸部与右上臂的一部分。形象转向左侧，右臂抬起，右手亲切地搭在邻座的左肩上。双肩之后出现泛白的形体，它们虽更像巨大的羽毛，但大概意在表现熊熊燃烧的火焰。画面上多处出现的那些条痕，只是几滴水流下时偶然形成的水道。

下面一行同样由三个形象构成，其中间一位表现的是一位妇人。发式与面纱类似上文所论的女性形象；但缺少背光与华丽的饰带，上身看来也未着衣。双手合成与上文相同的手印；整个形象转向右方。

同样转向右方的是两侧的两个形象，它们所穿的白色与蓝色衣物，其穿法在每个形象上似乎略有不同。右侧的阿罗汉额上有白毫之相，看来也曾具有上文所论的火焰背光。其面部与身体的线条以更为精细见长。

在右侧还有另一幅同类的、但保存较差的表现与这一组相接，未予影印。

实际尺寸：202 cm×91.5 cm。

〔原注 1：参见 A. 格伦威德尔《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的考古成果》，载《民族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柏林 1909 年，第 896 页。〕

〔原注 2：瓦德尔上校（Oberst Waddell）《喇嘛教》（Lamaism）第 337 页把这一手势称作 uttara-bodhi-mudrā。〕



图版一〇　高昌出土较古样式壁画残片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0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一一　高昌附近「俄国人 Z」寺壁画

〔原题：WANDGEMÄLDE AUS TEMPEL „RUSSISCH Z“, BEI CHOTSCHO.〕

若自高昌出发取道前往吐峪沟，则在路南、「大窣堵坡群」以北，会遇到一处大型寺院建筑群，格伦威德尔以俄文字母 Z 为其编号。这座寺院的照片见图版七一 d—g。

〔译注：原书此处嵌有该寺平面图一幅，图注作「『俄国人 Z』寺（据格伦威德尔）」。〕

a. 此处影印的佛陀形象，是一组三尊类似形象中的一尊，它们绘制在这座寺院朝北诸主室中最中间的一间的西墙抹灰之上；此尊位于西墙的北段，因而距那道狭小的西侧边门最近。

佛陀作结跏坐于莲座之上的表现；双手手指交叉，安放在膝上。面部完全朝向前方，双眼并非俯视，而是径直望着观者。额上出现白毫之相；在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誓愿图诸佛像上常见的、位于太阳穴与胸部的标记，此处则无。衣物是一件红色、镶黄边的外披，遮住双肩，却露出胸部与颈项；其内穿着一件带类似镶边的深色内衣。

身光与头光皆作圆形，底子为绿色。墙面呈现深色的背景，其上布满丰富的纹饰（莲花与莲叶），以致墙面几乎不留空白。左侧出现第二尊、即中间那尊佛陀背光的边缘。

实际尺寸：95×63 cm。

b. 同一室的东墙从前也曾有类似 a 图所示的佛陀形象；它们毁坏极其严重。相反，东墙上位于门与基座之间那片墙面的南段，则带有此处作原样影印的这幅画面，其下部已因上升的潮气而完全毁坏。（上身直至胯部尚存；不过此处只能影印表现身体至胸部的那块墙面部分，因为在必须拍摄上部的照片时，下面那块表现身体自胸部至大腿的墙板尚未用石膏固定。）

这尊绘制得大于真人的佛陀，其姿势颇为令人诧异：他把手举起欲击，指间可见一根红色的棒。

头部向后仰，目光转向左方并略向上，恰似这位神明意欲挡开一次自高处逼近的攻击。

佛陀额上的白毫以白色绘出，四周环以火焰般上升的红色细线；背光饰有格外丰富的纹样，其色彩与影印图 a 上、以及出自同一室的台座（图版一二）上所用的色彩相一致。此形象衣褶的处理极为精心。

左手（表现在未予影印的那块墙板上）中，佛陀持着一件盛圣水的洒水器。（参见下页插图。）

〔译注：原书此处嵌有插图一幅，图注作「佛陀手中的器皿」。〕

实际尺寸：162×76 cm。

c. c 与 d 两幅画面属于一种全然不同的、更晚的样式。它们同样出自上述遗址，具体而言出自南侧诸室中最中间的一间（参见图版七一 d）。

我们影印图上出现的这幅两位僧人的画面，位于东墙的北段——该墙看来与西墙有着类似的彩绘（参见图版七一 g）——并且是这些绘画仅存的残余。在影印图右侧边缘处还能看到身光的边缘，向左接着是一位身着红衣、跪作礼拜之姿的僧人的大形象，最左侧则是一位类似僧人的小形象，带着他那块（空白的）题名牌。这个较小的形象或许表现的是这幅壁画的供养人。空白的白底部分以红色绘出的卷草纹填满。

实际尺寸：87×51 cm。

d. 属于同一样式的还有那位回鹘王妃，其画像出自同一南室的西墙（图版七一 g）。它位于西墙的基座高度上，在那尊转向北方的彩绘佛像脚下；虽然画中的姿势是礼拜之姿，但它却把背朝向礼敬的对象——那尊转身背对的佛陀。因此必须假定墙上还表现过第二尊佛像，而在这位礼拜者左侧可见的衣物部分即属于这第二尊佛陀。

这位贵妇画作跪姿；但因潮气自下上升，身体下部状况极差，已无法搬运；只有头部与直至肘部的上身得以保全。

此形象身着一件红色的高领衣物，颈部、腕部与上臂处有黄色的镶饰；一条类似的带状装饰自右肩垂下。面部在额头与太阳穴处以红色文身（？）的装饰斑纹加以装点，此斑纹由一个圆圈与环绕的点构成；紧紧向后梳离面部的头发在脑后聚成一个粗大的发卷，一种髻式。其上出现那种奇特的首饰（帽子或发式），它通常后部作一个压扁的圆锥，前部作一个直立的三角形。三角形那极其锐利的顶角上带有两片前后排列的、以红色织物（？）制成的宽阔尖角。发式或帽子上有由黄色的、以点子拼合而成的花朵构成的纹饰；这些点子或许可以视作发簪的簪头。

作为唯一的饰物，出现了硕大的钟形（？）横条纹耳坠。

实际尺寸：100×56 cm。



图版一一　高昌附近「俄国人 Z」寺壁画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1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一二　高昌附近「俄国人 Z」号遗址佛像台座

〔原题：SOCKEL DER BUDDHA-STATUE, RUINE „RUSSISCH Z“ BEI CHOTSCHO.〕

在高昌附近「俄国人 Z」寺院遗址朝北那间主室的南墙处〔原注 1〕，有一座高约 91 cm、长约 3.02 m 的台座。安放在台座上的那尊大佛像，曾遭镐斧砍击并因屋顶拱券坍塌而严重损坏；头部与双肩缺失。头部在堆积中被找到，但残损之甚，以致无法拍照。塑像的衣饰由一件红色外衣构成，其衣裾连同蓝色内衣的衣裾一同垂落在台座之上，以致在两角各有一片狭窄的衣角一直垂到台座高度的一半，充作台座两侧的收束；在这两片衣角之间，衣裾的主体沿一道优美的弧线垂下。台座正面的画面因中央垂得最低的这幅衣褶而被分为左右两半。

台座右半有四位回鹘贵妇的肖像形象，其中自右数第二位由于浮雕衣褶所限定的空间关系而最大，她那位最靠右的邻座则最小。在那位大幅妇人形象的左侧，接着是另外两位由侍女（？）伴随的贵妇形象。

由于影印整座台座已不可能，我们试就这组妇人加以描述。

最右侧、在那片垂下的衣角之下、并因之而略受挤压处，立着一位高约 40 cm 的礼拜女子形象。她戴一块平整地罩在头上的白色头巾，头巾恰好贴合头部的圆弧；沿其边缘如包头巾般绕了一圈。头巾的其余部分在两鬓处收拢，以优美的褶形垂落头部两侧与后颈。那件前襟饰有宽阔黄色绦边、于中线合拢的衣服紧贴上身，显出苗条的身姿；它原本为红色，织有（或绣有等）黄色的圆花饰。

不过颜色几乎完全泯灭；下身也几乎完全毁坏。双手在胸前合拢，捧着一朵向左倾侧的巨大莲花。在头部高度的右侧还能辨认出一块题名牌的残迹，其上有「bu」一词；而在左侧、大约介于胸部与膝部的高度之间，也安放着一块类似的较小的牌子，上有无法辨读的回鹘文题字。第三块较大的空白题名牌出现在稍靠左处，与现在要描述的第二位贵妇的头部齐高。她比第一位显著为大，头戴那种奇特的高帽，此帽我们在高昌 T^1 号寺院中已经见识过〔原注 2〕。上身毁坏严重，下身保存较好，穿着一件带黑色轮廓线的灰白色衣物。此处的颜色看来也已泯灭。与第一位贵妇一样，她似乎也在手中捧着一根大莲花卷枝。在她左侧还绘有一块题名牌或题字牌，上有无法辨读的回鹘文题字，其旁向左跪着一个性别不明、身着黑绿色衣物的较小侍者形象。在这个侍者形象的头部上方，作为空间填充，散布着以红、蓝、胭脂红与绿绘成的美丽莲花与卷枝。

第三位贵妇又出现在稍靠左处。与她的同伴们一样，她转向左方站立礼拜。她戴着我们从图版三〇 b 上所熟知的那种弧线形首服，看来在一件深色的、绣饰华丽的紧身内衣之外，还穿着一件带刺绣领子的浅色外衣（类似图版四〇上女神衣饰的领子）。绘在她左侧、位于下身高度的那块题字牌已完全毁坏；它的左上角几乎抵住另一块题字牌的右下角，后者显然属于最后那幅贵妇画像。在这块牌子上还能勉强辨认出回鹘文的词句…… ning körki..... =「（此是）她的像」。

这幅肖像画看来也戴着最后提到的那种首服；此处的衣着同样是一件深色的、与我们在第三位贵妇形象处所述款式相同的衣物。

在她之前同样跪着一个侍者形象；两个形象之间以一块题字已泯灭的小题字牌相隔。

在此向左相接的台座画面最狭窄的一段上——该段毁坏极其严重——显然还绘有两块无题字的题字牌，随后便以一幅极其悦目的彩色莲花的表现，开始了左半那含有一组男子的画面。

这一组转向右方的形象中，第一个形象保存得最差；它作礼拜之姿站立，手持一根繁花盛开的莲花卷枝。衣物呈微红色，带黄色圆花饰。安放在此形象左侧的题字牌上以回鹘文字母潦草涂写，无法辨读；它开头的词句为：「[tong]uz yil bisine ai (?) ygrmine kün ... buga...」；但我们未能释读其余的 21 行；容我们保留他日在别处重新论及这一题记及其他题记的余地。

自这块题字牌向左，接着便是此处影印的那部分台座画面；我们继续自右向左描述这一表现。

画面的上缘随着浮雕衣褶那些不规则走向的线条而起伏；出现在影印图右侧的那个形象，正立于佛陀衣裾越过台座画面垂下时所形成的大弧线的起端之下。

此人无疑是一位回鹘君王，作礼拜之姿转向右方站立。他的头除额中一小绺发卷外剃得精光，头上环以一条带状冠饰，自冠饰有一片或两片尖角侧向垂过耳际，其下端似乎带着一个黑色的带结。这种头饰与图版三八 b 及图版五四 t〔译注：底本作 54t，小图字母系 OCR 讹误，未能确定原字〕上诸君王的头饰略有相似；不过——如果我们可以信赖那些图像的话——它与那些供养人像的区别在于：后者（图版三八 b）的头上明显覆有一顶紧贴的小帽。诚然，这样一顶小帽也可以扣在我们这幅画上所见的那部分头顶上，而无须取下冠带。

衣着也与图版三八 b 上供养人像的衣着最为相似；它由高筒靴、一件带宽阔黄色绦边的深色袍子，以及一件奇特的、围裙状的衣物构成，后者以浅色的、织有圆花饰的料子制成，罩在深色的贴身长袍之外。

一个褐色的与一个黑色的囊袋，以及一个长形的套子（匕首、笔、牙签等？）佩在腰带上，构成这身装束的其余部分。

此形象左侧的题名牌无字；向左相接的男子形象穿着类似的装束，区别在于缺少那件围裙状的衣物，而后者在影印图上出现的最后一幅供养人像上又复出现。类似的衣饰差异看来在柏孜克里克的供养人像上也有出现。

各个形象之间以莲花和无字的牌子彼此分隔。

我们推测，台座上所绘的这些人物表现的是这尊佛像的供养人及其夫人们。

实际尺寸：67 cm×88 cm。

〔原注 1：格伦威德尔《亦都护城》（Idikutschari），第 108 页。〕

〔原注 2：格伦威德尔《亦都护城》，第 41 页。〕



图版一二　高昌附近「俄国人 Z」号遗址佛像台座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2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一三　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壁画

> **【增订者按】**　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的这几幅，是本馆早期比对色阶的重要标本。勒柯克在此记下的颜色，多为「褐红」「暗绿」一类的观察结果——那是壁画在洞窟中历千年氧化、烟熏之后的现状色，不是它们绘成时的颜色。矿物颜料的一个特点是化学性质稳定而表面易受污损：朱砂罩烟即转暗，铅系颜料遇硫即黑。故复原不能照录原书的颜色描述，必须先判定颜料品类，再据该矿物的本色回推。这一层分辨，是全部复原工作中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出错的一步。

〔原题：WANDGEMÄLDE AUS TEMPEL NR. 7, SCHLUCHT VON SÄNGIM.〕

胜金口峡谷中的第 7 号大型寺院建筑群，其主体建筑是一座气派的殿宇，凡由大门入内者一眼便可看到。它占据着整个建筑群东部的中央，其门正对着入口大门。

〔译注：原书此处嵌有插图一幅，图注作「第 7 号寺院示意平面图」。〕

进入此殿，便来到一座大前廊，它大概曾由一道横向的筒形拱顶构成。再走近南侧甬道，便可在该甬道北墙上、正对南墙那根小柱之处，看到那幅半毁的、表现一位魔王的壁画，其影印见图版一三。画面在观者右方（即东侧）已因垂直流下的水注而毁坏；其余部分之所以得以保存，要归功于一层厚厚的、彼此交错堆叠的砖块以及把它们粘连起来的黄土堆积，它们像一道墙一样完全填满了狭窄的入口。这一偶然使这幅画为我们保存了下来。画面向下仅保存到所绘形象大腿的一半左右：那里曾有积水，在一道清晰的分界线以下毁掉了形象的下部。

这幅壁画的背景在揭露之初是一种奇特的、灿烂的褐红色，可惜它逐渐转变为一种黯淡的、与原初色彩的华美相去甚远的褐色或黄褐色。在这背景上出现了一位站立的魔王形象，四周环绕着画得极为洒脱的莲花卷枝。保存不佳的头部显露出面部的一部分，其中口角处的小獠牙引人注目，并把所表现的这位神明标识为魔类。眼睛并无魔性，而是一只寻常的、长挑的人眼。相反，耳朵又是魔性的，其上部作尖形；耳垂因印度式沉重耳饰的重量而大为下垂。头发为黑色，成波状的一大片垂落背后；前面耳旁垂下一绺程式化的鬈曲小发卷，直至下颌根部。

这位神明头戴一顶以白色薄纱缠绕的印度式宝冠，在耳上方可见冠上一枚大的装饰圆盘；薄纱在脑后垂落颈项。头后保存着一圈由褐色、绿色与蓝灰色环带组合而成的背光的残迹。

上身除一块轻轻披挂、遮住双肩与手臂后侧直至肘下的巾帔外，赤裸无衣；躯干则以这块巾帔的若干缠绕加以遮盖，下身看来则覆以褐色的衣物。衣着带有印度特征，同样，裸露的胸前所见那丰富的黄金与珠宝饰物也源自印度。

右臂撑在大腿上；手随意张开，握着一根向外舒卷的莲茎。腕部以金环装饰。

画面左角保存着题名牌的一部分，可惜是空白的。

在这位神明的右侧，可以看到一个奏乐的年少的、同样属魔类的胁侍形象的上身，四周是各式卷草纹样。

这个孩童的头部剃过，露出泛蓝的灰色发根。前面额头中央以及耳上方的一侧，留有若干黑色的小发卷。面部与耳朵完全是人的样子，鼻子画得格外秀气；这个男童的魔性通过一个带角有须的兽头（山羊？）来表现，此兽头自孩童的头顶之上或之后耸起。

他看来完全赤身；作为饰物，两腕各戴一只金镯。

他正忙于演奏一件乐器，此乐器与今日突厥斯坦通行的都塔尔（dü-tār）有相似之处，因为由两个弦轴的存在可以推知，它大概同样有两根弦。此乐器由一个卵形的共鸣箱构成，共鸣箱不

经过渡便逐渐转为一根正面平坦的琴颈；琴颈上部装有弦轴处，看来以刻入的纵线加以装饰；它与琴颈其余部分截然分开，且与后者相反，显然作圆形。琴颈上出现五道极宽的、也许以羊皮纸（或类似材料）制成的品，其中最下面的两道只有一部分越到自那里开始的共鸣面板上。

共鸣面板上开有两个截面约呈半月形的音孔；在其最宽处上方，似乎在一个形制特别的琴码之上粘着一块长方形的羊皮纸，但已无法确切辨认乐器这些部件的准确布置。同样也看不出演奏者是使用拨子，还是以手指拨弦。

在这位魔王的左侧、但比刚才所述的孩童形象略低之处，还有第二个胁侍形象，它因若干砖块位置之巧而免于完全毁坏。那是一个年少的魔类，正演奏一件类似笛子的乐器；其余方面则与其对面的那位完全相同。只是他戴着对方所无的一条金项圈。

W. 冯·登·施泰嫩（W. von den Steinen）先生借助明箱（Camera lucida）把这幅毁坏严重的小画面移写到了纸上。

实际尺寸：1.18×0.79 m。



图版一三　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壁画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3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一四　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绘画

〔原题：GEMÄLDE AUS TEMPEL NR. 7, SCHLUCHT VON SÄNGIM.〕

在清理环绕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那间宽大的、按奇特平面建造的主室的甬道时，我们发现，两侧甬道中只有靠近入口的一小段填着干燥的黄土与沙土。但紧接着便遇到常常受潮的、坚硬的泥块，其状态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在此还能找到写本的任何希望。在堆积之上约 1.75 m 高处露出的墙面，虽然仍覆有抹灰，却早已褪尽了画面的装饰。只有在甬道的前部，这里那里还有一幅画面在高高堆起的堆积之下保存了下来：此处影印的绘画出自右（南）侧甬道的右（南）壁，其中距入口约半米处出现的是以 a 影印的那幅画面；画面 b 则被一道约一米宽的痕迹与之隔开，那是融雪造成的泥流所致，它把介于二者之间的表现冲刷殆尽。在这些画面之下，自地下上升的湿气把墙面侵蚀得只剩抹灰以及其上的若干色斑；只有一处，即 a 图画面之下约 60 cm 处，还留有一幅长 61 cm、宽 28.5 cm 的地狱表现。

〔译注：原书此处嵌有插图一幅，图注作「基座：红褐色；火焰：红色」。〕

这幅画面以深浅不同的黄色、以黄绘于黄之上，表现出若干褐发的、皮肉尽消的人形，他们被迫坐上或躺上钉入地面的尖桩。这些形象的轮廓以黑色绘出。按照我们的原则——凡经我们自己发掘而揭露的画面，只要不是重复品或不堪使用者，一律加以抢救——这幅画面同样被切下带走。

a. 画面上部以一道装饰绦带为界，此绦带显然环绕整条甬道；它显示出以纤柔的微红色卷草彼此相连的大朵花卉，其中保存在右角的那一朵似为下垂之状，向左紧随其后的那一朵则似为直立之状。一道狭窄的白线——它从前也许曾覆以绿色——把绦带与其下的画面表现分开。右侧我们看到那块宽阔的下垂题记框（cartouche），它本是为容纳一段解说该场景（？）的题记而设，但其上只有几个内容无关紧要的汉字。

表现本身讲述的是一则我们所不知的传说。在泛黄的背景上，以黑灰色调绘出一片由陡峭岩石构成的山景，其后右上方出现一个作人体骷髅之形的鬼怪或魔类。只有上身可见；它披着一件黄褐色的外披。骷髅在抬起的双手中托着一件奇特的物件，作势欲掷；此物盘作类似横卧的 S 形的弯曲，也许意在表现一件衣物（寿衣？）。双臂的姿态起初令人把这件可疑之物当作一块石头；但正如那片山景所示，岩石的画法与此不同，而且既然魔类的衣物呈现相同的颜色，人们或许可以想到寿衣之类，尽管一件衣物因其缺乏挺度，很难像图上所表现的、也显然是意图表现的那样被握持和抛掷。魔类的目光投向一位少年——大概是一位菩萨——他大约在表现的中央跪于一尊佛陀之前。画面的这一部分具有褐红色的背景，此色在出土之际效果华美，如今却已泯灭而黯淡。菩萨身着印度装束，即一件灰蓝色和一件褐红色的、披巾状的外披，飘拂在绘作淡黄色的赤裸上身四周；一块淡黄色的腰布与一件长长的灰蓝色内衣覆盖着下身。颈、臂、耳与头以丰富的金饰装点；宝冠的前部有一个饰件，其上是一个安放在类似新月的托座上的圆盘。背光为白色，但从前曾敷以绿色；双手作礼拜之姿向佛陀举起。

这位佛陀作向右行进的姿势，立于两座红色敷彩已毁的莲座之上；他的衣着由一件不透明的红色内衣与一件精致的、色调有别的红色外衣构成。左臂裹在这件外衣中，以略显笨拙的姿态垂下；右肩袒露，右臂连同抬起的手向前伸出，护住菩萨以御魔类。值得注意的是左手的食指与小指、以及右手的食指，它们具有一种不自然的钩状形态；这是否出于有意，我们无法断定；但必须提及的是，在吐峪沟曾发现过一根类似地不自然弯曲的手指（属于一尊泥塑）。身光显示出一个内部明亮的卵形（Ei-Oval），原为绿色或蓝灰色，外绕一道相应的、褐红色带黄色内缘的内

镶边，以及一道带黄色内缘的蓝灰色外镶边。头光看来由一个内部原为红色的圆盘与一圈同心的灰蓝色圆形镶边组合而成。面部与从前为蓝色或蓝灰色的头发毁坏严重。

实际尺寸：73×75 cm。

b. 画面上缘出现那道从前为绿色的分界线，它把诸表现与装饰绦带分开；后者在此线之上已被风蚀削平。右侧在画面上缘可看到一块岩石；下面在一朵花之上出现一棵程式化画法的树的三分之一树冠及一根枝条。画面右上部显示一片以蓝白两色绘出的湖，带狭窄的入水口，湖水中有五个饿鬼（Preta）以各种姿势似乎正在忍受苦楚。它们皮肉尽消的躯体直至胯部为水所没，那如鬼魅般竖起的头发呈红色或绿色——有的似在悲号，有的似欲痛饮这清凉的水。五个饿鬼的身体全都朝向右方，在那里（在画面左侧）一尊由两位阿罗汉伴随的坐佛正望向它们。此佛裹在一件黄色衣物中，右肩袒露。双臂无从辨认；大概右臂曾作训诫状抬起。头光与身光由一片内部的绿色面构成，其外各环以一道红色与一道蓝灰色的镶边，其中红色镶边内侧带一条黄色边条，蓝灰色镶边内侧带一条黄色、外侧带一条深蓝灰色的边条。莲座是一朵大开的花，花托部分作蓝灰色、部分作绿色；它立于一座大宝座之上，宝座那作透视表现的坐面以红色与各种蓝色显示出一种波浪纹（？）。坐面外缘为红色，带黄色镶边与黄色纹饰；其下出现的水平横木以蓝色显示出一种涡卷纹，其上有黄色与红色的小圆盘（钉头？）；再下出现直立的柱脚，其保存状况不佳，不容作可靠的描述。最下则是侧面所见的足部，其下部显示蓝色、上部显示红色的波浪纹或卷草纹，底色与之同色。宝座是否还立于另一个黄色的底座上，无法清楚辨认。左侧跪着的两位阿罗汉中，上面一位穿褐色僧袍，其由熊熊火焰构成的背光为绿色；下面一位在内衣之外穿黄色僧袍，其内衣与他的火焰背光一样是蓝色的。

右侧的下部为七个饿鬼消瘦的形象所占据，它们那奇特的、灰蓝色、红色与绿色的丛发向各个方向飘散——它们的衣着仅有一条腰布。它们全都跪作祈求之姿，全都在凄惨的哀号中张开大口，似乎正把惊惶的目光投向最下方左侧出现的那尊毁坏严重的佛像。在承载上面那尊佛陀的宝座右下角之下，出现一个面目狰狞的凶恶魔类的鬼脸，朝向下面那尊佛陀，其身躯已完全消失。

实际尺寸：104×70 cm。



图版一四　胜金口峡谷第 7 号寺院绘画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4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一五　胜金口峡谷北部一小寺壁画

〔原题：WANDGEMÄLDE AUS EINEM KLEINEN TEMPEL IM NÖRDLICHEN TEIL DER SCHLUCHT VON SÄNGIM.〕

此处影印的三幅画面，是保存在主室右（南）墙上（图版七三 g）的一幅壁画中彼此相属的若干部分，其构图可由下面所附的示意图加以说明。

〔译注：原书此处嵌有构图示意图一幅，图中以「Wasser」（水）标注各处水面，并以字母标出 a、b、c 三幅画面的位置。〕

整面墙显然都覆盖着剧烈翻腾的水体的表现。墙的中部保存着一个以褐色画出的圆的一部分：其下部已经毁坏。在保存下来的这段弧上方约 34 cm 处，另有一道同心的线条与之并行；二者之间的空间由若干条辐射线分成梯形的区段，每一区段中都画有一幅单独的表现，而且总是一个人形。这些表现毁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抢救它们并无益处：此处勉强保存着一双腿，彼处一只手，别处一个有须头部的轮廓。其中只有一幅保存良好；即此处标为 a 的影印图。此画面在原位时的位置，是在影印图 b 中那位手持套索的妇人的头部上方。

在褐色弧段之下，左侧是迦楼罗（Garuda）掳走孩童的场景（影印图 b）；其下方的整幅画面部分毁坏严重。向右，在褐色线条之下，接着是两对有翼生灵的画面，其下、即画面的中段，是那幅恋爱场景（影印图 c）。再向右，最后，与掳走的场景齐高、并朝向该场景，出现一个魔类的形象，他已把箭搭在弓弦之上，作瞄准之状而立。壁画的这一部分极难辨认，且朽坏至极，以致自墙上取下时即行碎裂，未能保全。

a. 所表现的这位有须男子，也许是格伦威德尔所说的那类咒术师（siddha）之一，其活动据格伦威德尔是随大乘（Mahāyāna）的开端而出现的（《西藏佛教神话学》第 40 页）。此形象以印度方式着衣；那丰富的饰物、松松披在身上的披巾、虎皮制的胫袜与豹皮制的围裙，都是其来源的确证。头发为蓝色，并按婆罗门、特别是湿婆派苦行者的方式高高束起。一圈红色白边的背光环绕头部。这位咒术师显然坐在婆罗门所特有的、以绿色苇秆编成的低矮的、常作沙漏形的座椅上，或坐在一个以同法制成的更低的坐垫上。左手撑在大腿上，右手抬起，握着一件看来是新月的物件。在咒术师的脚边、画面左角，出现一只巨大的、类似乌鸦的鸟的形象。画面的背景涂成蓝色；出现在画面上缘、本为容纳以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名字而设的小牌子，可惜是空白的。画面之上出现翻腾的水体。

实际尺寸：40×20 cm。

b. 这幅画面的背景以水波的表现填满，其间这里那里（中部下方）耸起山峦，（更靠右处）耸起大朵花卉（另见右侧、孩童伸出的双臂之前）。大约在中部、下缘处出现一个褐色的圆弧段，其中还可隐约辨认出一个白色背光的上部。

画面的大部分为一只大鸟修长的形体所填满，此鸟在东亚会被称作「凤凰」。这只喙作强烈弯曲之形的头颅愤怒地扭向后方，因为在其后有一位妇人——即那个出现在鸟翼之下、被掳走的孩童的母亲——把一根抛索套上了它的脖颈。这怪物的头上有两只尖的、生有细毛或细羽的耳朵，喙与耳根之间出现一道螺旋线，一大丛羽冠自颈项与后脑随风向前飞扬。这动物向后飘荡的极长尾羽饰有眼状的斑纹；那（看不见的）利爪抓着被掳走的孩童，孩童剃过、仅在额上留一绺发的头部连同求救的裸臂，可在鸟的颈与翼之间辨认出来。

孩童父母的形象损坏极其严重；它们是后来在博物馆之中因一次意外才毁掉的。母亲的双臂以两只紧抓套索的手拽住那正飞去的鸟；她身后出现父亲蓝发的头部与拉开的弓的上部。如我们

现在所看出的，这件兵器的下部在嵌入石膏时放错了位置。两位父母的装束是印度式的，在头发的梳理以及面容上，与陶塑中若干较为高贵的头像颇为相似（试比较图版五四 h、n）。

在我们看来，整幅表现似乎是那则传说的一种较古的形态，该传说在木头沟诸寺中以较晚的样式屡屡出现，其主要事件正是那令人想起伽倪墨得斯（Ganymedes）神话的掳走孩童之事（参见图版三三）。

实际尺寸：76×31 cm。

c. 如前所述，画面的上部在右侧与上文所述、以 b 影印的场景相接，二者之间仅隔着一条狭窄的抹灰带，此带上的线描与色彩已为流下的水冲去。此处的背景同样又是翻腾的水面——那幅以一道特别的褐色边框与画面其余部分分开、自成一幅表现的恋爱场景除外；下缘处又出现程式化的山峦；其下还有另一道褐色的圆弧线，暗示着又一幅画面。恋爱场景左右两侧的表现已因水注而沿一道清晰的垂直线毁坏；左侧还能辨认出来的只有一只抬起的手。右下方似有一个奇特的动物形象立在水中，一足为水流所没，另一足似如鸟类般向上提起。隆起的胸部线条清晰可辨，头部则不然，只能隐约辨出面颊与额头以及那喙状的鼻子。环绕头部的诸线条是一个水涡。这生灵背上驮着一件物事，其形状与纹样令人想起某些龟类的背甲；可以设想所要表现的正是这样一只动物。再往上一些，可以看到一个人形生灵抬起的右臂与右手，其旁出现它那饰有高高羽饰（？）的头部以及同样抬起的左臂。此人看来是站在没至脐部的水中。

保存最好的是画面的上部。它包含两组鸟人：左边站着两个此类的年少生灵，一个在水中（？），另一个、即前面那个，站在恋爱场景的边框之上。头部是年少孩童的头部；身躯只有前面那个清晰可见。它毫无人的成分，而是呈现出一只美丽的鸟的线条，胸部生褐色羽毛，双翼为绿色，绿色的尾羽优雅地翘起。再向右，隔着一个水涡以及其下漂浮的一朵花，接着是第二对这样的鸟人。两个形象都长着年轻美丽的妇人的头；黑发束成一丛，其前安放着一枚印度式宝冠的圆盘；耳朵饰以耳坠，颈项饰以一条素朴的项圈。后颈处似乎有几根羽毛构成一小丛冠羽。右边那个生灵的胸部生绿色羽毛，双翼也是绿色的。画面向右的延续部分已毁。

这幅画面之下，在一道以褐色线条构成的边框中，出现了屡次提及的那幅恋爱场景。这对男女的表现填满画面中央；二人都身着印度装束，其斑斓的色彩这里那里还可辨认。少年双腿交叉坐在一张（看不见的）方凳上；他把少女拉到自己的左膝上，以左臂搂住她的颈项；右臂则以爱抚的姿态捧住女子的下颏与面颊。这一对的左侧站着一名侍女；她拿着一块手巾，此巾（按今日的习俗以热水略加润湿）用以拭去面部与双手上那始终弥漫于空气中的黄土尘。右侧可以看到——也许是挂在居室的墙上——或是这对恋人的外衣，或是一对同样的手巾。

实际尺寸：51×42.5 cm。



图版一五　胜金口峡谷北部一小寺壁画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5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一六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入口僧人群像

〔原题：MÖNCHGRUPPEN AUS DEN KORRIDOREINGÄNGEN, TEMPEL NR. 9, BÄZÄKLIK.〕

那条为庄严绕行主室之用而环绕圣所开辟的狭窄通道或甬道，其两个入口都在建筑的东侧，位于主室的左右两旁。在这两个入口中，侧墙自甬道起点算起、在约 1.40 m 的一段距离内都作了颇为可观的加厚，甬道这最前面一段的宽度因而逐渐缩减为 1.15 m。两个入口这一段的墙面上都绘满了僧人的画像；他们也许是那些在其任职期间建成此寺的僧侣的肖像，也可能是那些遁世之后与此寺发生关系的显贵人物的肖像。

每个入口的两侧墙各带有三位僧侣的画像〔原注 1〕。

本图版左侧（a）所示为右侧（北）入口的一组，右侧（b）所示为左侧（南）入口的一组。

a. 这三位身着紫色衣物的僧人位于通往右（北）侧甬道的入口的左（南）墙上（平面图上 a 处）。他们的面孔朝向甬道内；这一组中距入内者最近的那位僧人被表现为立于最前。他的头部上方绘有一块小牌子，其上记有汉文字样，其右则有内容相同的回鹘文题记；后者作：「vapgui tutung bäg ning idug körki bu ärür」＝「此（乃）Tutung Bäg Vapgui 之圣像。」

这幅按真人大小绘出的肖像表现出一位身材匀称、肤色白皙的男子；相当大的鼻子略作弧线，眼与眉具有东亚特征。丰满的双颊与略为翘起的嘴唇赋予面部一种柔弱的表情。眼睛的颜色是一种清澈的浅褐色；头发剃得精光，故其颜色无从确定。三位僧人的装束相同；它由一件褐红色的、下摆镶黑边的内衣构成。其外穿着一件带绿色衬里的紫色外衣；若干成直角交叉的黑色绦条意在表明：此衣如律所规定，是由许多补块拼缀而成的。在这件百衲衣之外，看来还披着一件紫色料子的宽大大衣：只有右臂套在那宽大的、白色衬里、内缘饰有一道绿条的袖中。

大衣的其余部分只有一小部分尚可看见；它自胸部右侧走向左肩，在那里有一片装入某种匣状物中的衣角，由一条自背后越过肩部的双股绳带系住。左臂上内衣的袖子清晰可辨，其上覆有百衲衣的一部分。双足穿着低帮鞋；手中他持着一枝花枝。

另外两位僧人以完全相同的姿态、相同的衣着加以表现；三个形象的双足立在一块带「水纹」的淡黄色地毯上。

中间那位僧人的题名牌上以回鹘文字与突厥语写着题记：「singui tutung bäg ning idug körki bu ärür」＝「此乃 Tutung Bäg Singui 之圣像。」其旁所立的汉字具有相同的意思。

最后，最右侧那位僧人题名牌上的回鹘文题记作：「ciťung (?) tutung bäg ning idug körki bu ärür」＝「此乃 Tutung Bäg Tschitung 之圣像。」其旁以汉文写有意思相同的文字。〔译注：底本此处 OCR 作 eitung (2)，据德译 Tschitung 及本书回鹘文转写体例复原为 ciťung (?)。〕

同一甬道入口右墙上所表现的三位身着黄色僧袍的僧人肖像，因该墙的抹灰约在腰带高度处坍落，仅存上身。面孔朝向甬道内；在姿态与衣饰上，他们与本图版上那组身着黄衣的僧人完全相同。以中亚婆罗米文记在小题名牌上的题记，自左至右作〔原注 2〕：

1. bhadanta—gurur—ācārya—Mahendrarakṣitasya bimbo 'yam,

2. gurur—ācārya—Mahendradhā(!)rmasya bimbo 'yam,

3. gurur—ācārya—Puṇyabha — — —（其余已毁。）

实际尺寸：1.70×1.11 m。

b. 通往主室左侧甬道的入口，其两墙上的肖像群保存得相当好；此图所示为出自该入口右墙的一组（平面图上 b 处）。

这些僧人显示出与最先描述的那些不同的类型；他们的面孔同样丰圆，表情却更具男子气；应当是印度人。剃过的发面以其黑色泄露了头发的颜色；略呈斜置的眼睛色深；画得极为程式化的耳朵，其耳垂上有一个尚未因耳饰重量而变形的穿孔。并不很浓的胡须虽然显然剃过，却清晰可辨。衣着由一件袒露胸部的红色无袖内衣构成，其外垂下一件褶纹优美的黄色大衣。左肩上垂下一条宽阔的红色带子，在三个形象上装饰各异；这条带子的红色绦边，在这一组第三个（左侧）形象上似乎在水平的白线之间两次带有阴阳（Yin-yang）符号的表现。鞋子类似最先描述的那些僧人的鞋；但其尖端向上翻卷，并在那里以白色的绳带镶边。足下的地毯与第一幅画面上的相同；这些僧人手中的花茎则显示出另一种花以及类似柳叶的叶子。

绘制的小牌子上以中亚婆罗米文给出了这些人的名字，自右侧起如下：

1. gurur—ācārya—Dharmasenasya bimbo 'yam,

2. gurur—ācārya—Mokṣasaṅntasya bimbo 'yam,

3. saṃyata—sarvakāleṣu sarvaguṇena sóbhataḥ / sandhāraka—haimamudra—satyasenāyaṃ sāstrajña.

出自该甬道左墙的相应一组，其题名牌上自左侧起有如下诸名：

1. gurur—[ā]cārya—Sūryavarmasya bimbo 'y[am],

2. gurur—ācārya—Sīlarakṣitasya bimbo 'yam,

3. [guru]r—ācārya—Ghoṣagotrajñānasenasya bimbo 'yam.

甬道的地面以灰色陶土烧成的平滑地砖作棋盘式铺墁。地砖的尺寸为 32 cm 见方。

实际尺寸：1.68×1.04 m。

〔原注 1：由于一时疏忽，我在《第一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与成果简述》（"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Expedition to Turfan"，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9 年 4 月号）中把画像的数目误记为每墙六幅。〕

〔原注 2：这些释读我要归功于 W. 西格林（W. Siegling）博士。〕



图版一六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入口僧人群像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6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一七　誓愿图第 1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增订者按】　自本图版起，是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的誓愿图。原书刊出十三铺（第 1—11、14、15 铺；第 12、13 两铺仅存文字描述，未刊图版）；千佛洞美术馆已完成复原者十二幅，自本图版起逐幅与原书图版左右对页并置——左页为勒柯克 1913 年的珂罗版影印，右页为本馆依天然矿物颜料绘制的复原实物。

须请读者留意一事：**复原件的本馆编号与原书的铺号并不一致**。本馆复原时依据的是分散于世界各地收藏中的图像资料，其取材与编号的次序，同勒柯克 1904 至 1905 年在甬道现场编定的铺号本不相属。故「祈愿图 N」并不等于「誓愿图第 N 铺」。下表为本馆复原档案核定的对应关系，本书各图版的著录一律依此：

图版一七＝第 1 铺＝祈愿图 12　｜　图版一八＝第 2 铺＝祈愿图 1　｜　图版一九＝第 3 铺＝祈愿图 2

图版二〇＝第 4 铺＝祈愿图 4　｜　图版二一＝第 5 铺＝祈愿图 7　｜　图版二二＝第 6 铺＝祈愿图 6

图版二三＝第 7 铺＝祈愿图 5　｜　图版二四＝第 8 铺：尚无复原件　｜　图版二五＝第 9 铺＝祈愿图 11

图版二六＝第 10 铺＝祈愿图 10　｜　图版二七＝第 11 铺＝祈愿图 3　｜　图版二八＝第 14 铺＝祈愿图 8　｜　图版二九＝第 15 铺＝祈愿图 9

对照时另请留意两点。其一，颜色。原书图版为珂罗版，所呈现的是壁画在二十世纪初的现状，且经摄影与印刷两重转换；复原件所呈现的，是我们判定的、它们初绘时的颜色。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印刷精度的差距，而是一千年的差距。其二，完整度。复原件在若干处补足了原图版所缺的部分，其依据是分散各处的其他图像资料与同时期同类画面的比对；凡属推定者，本馆复原档案中另有记录。

最后一句题外话。这批壁画被切割运走时是完整的，抵达柏林时是完整的，1945 年之后大半不复存在。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一切，都建立在这本书的图版之上。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措辞的事实，但它是事实。

〔原题：PRANIDHI-SZENE NR. 1, TEMPEL NR. 9, BÄZÄKLIK.〕

三条甬道中的全部画面（入口处的僧众群像除外）都是誓愿图（Pranidhi-Szenen），此类画面原共有十五铺：甬道较长的外墙各有三铺，较短的内墙则各只有两铺。誓愿图向上以一道彩绘的纹饰带收束，此带贯通所有甬道，由一幅多重褶皱、悬满珠宝的红色帷幕的表现构成，帷幕镶白色的边，边上缀有长形的珍珠。此幅帷幕的上四分之一隐没在一道垂帐纹饰（Lambrequin）的表现之下；该垂帐在下一图版上保存较好，可于彼处细看。

纹饰带之下出现一方彩绘的白色题记板，其上以中亚婆罗米文、用不规范的梵语写着〔原注 1〕：

> Upasthito brähmanena mahendro lokanäyakah

> jyentäkakarmanä gandhai kälenagarunä tathä

> vihäram krtvä sarvai ca upasthänai nimantrita

「世间导师摩醯陀罗（Mahendra）受到那位婆罗门以蒸汽浴（？）、香料与黑沉香（Agallochum）的奉侍；而在（此人）建立了一座寺院之后，他便被以一切礼敬（往彼处？）延请。」

〔译注：底本 OCR 无法呈现原书梵语转写中的变音与长短音符号（s̓、ṛ、ṃ、ā 等），本篇各处转写一律照 OCR 字形迻录，不予补足；其中明显属 OCR 讹形的「$」（= S/s̓）已径改为 S。〕

向下，这些表现以一段约 30 cm 高、呈棋盘格状的墙体或砌石表现收束，其色为深浅相间的褐色（参见图版二二）；两侧则以镶黄边、约 13 cm 宽、饰有悦目的卷草与花卉纹样的花边彼此分隔；那些极细的卷草在多数画面上已几乎不可辨。

背景是一片浓郁而明亮的红色，其上这里那里出现一些优雅的、卷草状的莲茎与莲花，用作补空；画面的地面多半应理解为一片长着若干较大草本植物的草地，其时地面绘成绿色，并在其上拉出单道或双道波浪形的黄色纵向条带，以强调透视。

一切画面所共有的，是那位受人奉献供物的佛陀形象；这面墙上的三身佛陀，其头部与身体均背向入口。

本图版所影印的这一场景中的佛陀，在一件黑色的（上层）与一件红色的（下层）衣物之外，披一件垂至膝下的黄色外衣，此外衣袒露胸部与前臂的前半部。衣褶的处理与姿态都相当僵硬，而前者在若干处显系画师未解其理。华美的璎珞自双肩与双臂垂落，其上的装饰圆牌屡屡带有阴阳双仪符号。双足穿凉鞋；青蓝色与红色的带子以一种奇特的、令人想起链条环节的方式相互缠结，用以系束凉鞋。

肤色为泛黄色，带褐色的晕染；轮廓线为纤细的红线；颈部皱褶的画法值得注意。面部、尤其是眼睛的画法，属东亚式。肉髻（uṣṇīṣa）基部画有一道小小的螺旋线；白毫（ūrṇā）为白色，外缘绕以红色的火焰。太阳穴上有一处红色的、类似半个光芒冠的文身（？）。双手之间未画出指间缦网（蹼膜）。佛陀立于两朵莲花之上。莲花的花托为绿色，花瓣泛白，瓣尖为红色，在较宽的一端有一个青蓝色的圆圈。舟形身光（Mandorla）与头光的外圈框边所饰纹样，与分隔各铺誓愿图的装饰花边相同；内侧的镶边则饰以卷草纹。背光的底子以折线（之字形线）填满。

八位人物——每侧四位——伴随着主尊。右下角跪着一位蓄须、身着印度装束的男子，作邀请的手势；他挽成一髻的头发、在他身后出现的苇草棚屋、以及随意搭在棚上的虎尾，使人认出他是一位婆罗门。双足赤裸；耳垂因常戴耳栓而被撑大，画中却未画出这种饰物。若干朝圣者的涂鸦——难以辨读的汉字——损污了他的手臂与胯部。

婆罗门之上出现佛陀的胁侍金刚手（Vajrapāṇi）的形象。那颗恶魔般的头颅，眼球突出，长着尖耸的萨梯（Satyr）式耳朵与獠牙，四周环以鬃毛般竖立的头发，头上覆以一个奇特的野猪头充当盔。耳环上出现前已提及的那个双仪符号。此恶魔全副披挂；自其乌银（Niello，？）腰带上，前方垂下一柄形制特异的短剑。左手被遮住，或许握着金刚杵，右手则持拂尘。

在金刚手的背光之上，可见一位作礼拜状的僧人的上半身，其面貌或许是一幅肖像。无论如何，它带有并非东亚式、而毋宁说是欧罗巴式的特征：红色的头发、锐利弯曲的鼻子、绿色的眼睛以及浓密的胡茬，使他与其余人物判然有别；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类型与各处所发现的吐火罗语写本联系起来。这位阿罗汉身着以黑色与黄色布料缝成的百衲衣。

其上出现一位持花的天人（Devatā）像的头部；褐色的头发以一条金带以奇特的方式编结其间。上角为一座中国式房屋的表现所填满。它与院墙一样，立在一座由浅灰与深灰两色砖砌成的台基上；窗户具有一种特别而醒目的形式。院墙在泛红的底子上绘有泛黄的卷草纹；一列斜置的砖构成墙的上端收束。

左下角为两位婆罗门的形象所填满，一位成年人，一位男童。后者穿着奇特的护腿袜与一件豹皮腰裙，另有一条红色的腰布、一条披巾以及颈上与臂上的金饰，耳上却没有。引人注目的是

前额与两鬓处剃得齐整的黑发，以及细辫在头顶挽成三个环结的方式。这孩子提着一个编法奇特的篮子，内盛供物（藏语 gDor-ma）。那位成年人以印度神祇的装束出现，却披着婆罗门苦行者的虎皮；他同样奉献供物，供物置于一只带錾花奇特纹样的金盘之上。在他身后装饰花边的黄色镶边上，有以回鹘文刻划的、无法辨读的题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婆罗门及其同类者半东亚、半欧罗巴的面貌特征，以及他们的头发；只有那个孩子的头发是黑色的。

在这一形象之上出现第四位婆罗门，捧着类似的供物，供物置于一只带常见纹样的盘子上；他被描绘成没有虎皮的样子。在他金链上的装饰圆牌上，一如方才所述那位人物的圆牌，出现前已提及的双仪符号；他也和他的同伴一样缺少耳饰。他的头发是黑褐色的；不免要问，在这些表现中是否须设想使用了染发之物。

最后，在左上角出现一位年轻的僧人，面孔画得全然程式化，作礼拜之姿。

实际尺寸：约 3.25 m×约 2 m。〔译注：原书以逗号为小数点（作「3,25 m」），本篇一律改用小数点作「3.25 m」。〕

〔原注 1：这些题记的释读与翻译，我要归功于 W. 西格林（W. Siegling）博士。〕



图版一七　誓愿图第 1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7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1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12」　|　对应左页图版一七（原书 Tafel 17）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一八　誓愿图第 2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2, TEMPEL NR. 9, BÄZÄKLIK.〕

纹饰带之下的题记板上，以中亚婆罗米文与拙劣的梵语写着如下文句：

> Tamonudo mahäbhägo räjabhütena püjitah

> nänäratnavicitrena tulena pratipäditah

「多磨奴陀（Tamonuda），那位崇高者，受到国王的敬奉，并获赠一柄闪耀着众多珠宝的拂子（？＝tūla！）。」

佛陀头部与身体均背向入口，立于一对莲花之上。莲花的花托为绿色，内层花瓣为浅红与深红色，外层花瓣为深红色，并以细白线镶边。外层衣着与图版一七相同，唯红色与黑色内衣的上部在胸前可见。双足穿凉鞋，其双色的带子在足背处交会。肉髻的隆起部分没有装饰，白毫与太阳穴上的印记（文身？）具有一贯的形式。指间的缦网清晰可辨。肤色为白色，没有晕染。

除其他纹样之外，阴阳双仪符号在此处也屡屡出现于璎珞的装饰牌上；这些璎珞以格外的华美见长。

环绕身体与头部的背光有一道宽阔的外缘，其中在褐红色的底子上、于黄色的镶边线之间，绘有归拢为棕榈树冠形状、向侧方与上方摇曳的火焰；内缘则在灰蓝色的外镶边线与绿色的内镶边线之间、于黄色底子上，呈现一种由褐色的四射十字状星形构成的纹样。每个（横卧的）十字的股间出现一个褐色的圆点。背光的底子以一种纹样（由曲线尖椭圆构成的网格）填满。

佛陀周围由六位人物构成，每侧各表现三位。

右下角跪着一位作礼拜状的菩萨，显然是一位年少的王子。头发自面部向后梳起，一部分穿过宝冠，一部分成束地垂落背后。发际线以一道由细小弧线组成的纤细红色界线勾出；耳前有一绺显然出自后人之手所补绘的小发卷蜿蜒而下。同样出自后人所加的，还有左眉之上一道笨拙的笔画。

肤色为泛黄色，带轻微的褐色晕染，轮廓以红褐色的线条勾出。

这位少年全副披挂：躯体着甲，上臂着鳞甲袖；前臂是覆有筒状臂甲，还是套在袍袖之中，无法看出。腰部围着一条白色（银色）、饰以黑色纹样（乌银？）的佩剑腰带，剑却缺失；大腿处覆以一条宽大的、带绿色垂饰的甲裙，由长方形甲片构成，甲片上的铆钉（或供穿系皮带、缝线的孔）以黑点表现。双腿着白色宽腿裤，小腿似乎装备着筒状胫甲。褐红色、绣金的鞋履使这身华美的装束臻于完备。

菩萨身后出现一位褐发的持伞者，戴着形制特异的宝冠与胸饰。面孔呈程式化的类型，肤色为泛黄的白色。那双秀气的手握着一柄伞的柄杆，此伞显然有上下相叠的两重伞盖。

在持伞者之上（或之后），我们看到一位年轻僧人作礼拜之姿的程式化表现：他的衣着似乎由一件深红色的内衣与一件灰色、镶浅红色边的外袍构成。

右上角为一座房屋的表现所填满；这是一座白色建筑，屋顶作曲面，下有砖砌台基；一段小小的台阶通向门口。奇特的红色帷幔在屋角处被系起；侧墙显示出木制（？）、刷成红色的构架（？），其中央似乎设有一扇关闭的窗（？）（窗的关闭部件上钉有九枚钉头）。院墙刷成红色，并绘有黄红色的卷草纹。它立在一座绿砖砌成的台基上，上端以一列同样为绿色的斜置砖收束

（齿状饰带）。引人注目的是，房屋与院墙之间可见的那部分庭院地面，也以与院墙相同的卷草纹样加以装饰。那扇微微开启的、巨大的双扇院门刷成红色，每扇门上钉有九枚大钉。院门右侧出现一株蘑菇状的树：奇怪的是，不仅枝干，连（程式化表现的）树叶也画成褐红色。

左下角可见第二位少年，其甲胄与对面的那位相似。仅有若干细微的差异可以指出，如护胸甲在颈部的曲线形边缘，以及胫甲的形状。此外还能辨认出，前臂套在半筒状的臂甲中，此臂甲保护手臂的外侧，而手臂的内侧则以一种由极小甲鳞制成的甲片护住。眼下尚令人费解的是，在每只如此防护的前臂上各画有两个圆圈；或许它们只是画师本打算添加、却忘了完成的珠宝之类的轮廓。类似的疏忽屡屡出现，正如这位菩萨手中所持之伞的柄杆，明显地一直画到了右手手背之上。

在幡的上方，我们看到第五位礼拜者的上半身；此显然是一位女神。〔译注：原文作 Fahne（幡/旗），而前文于此处未提及幡，原书如此。〕那顶分节异常繁复的金冠，安放在优美地作圆润发卷铺展于额前的头发之上，发中似乎编入了若干串细小的珍珠（？）。肤色极白，额上、太阳穴上与面颊上（靠近耳部）有细小的红色文身。在饰有华美的嵌宝坠饰的双耳之前，各垂下一条长辫（？），相当僵直地一直落到胸前。这身装束由此处被降格为紧身胸衣（Mieder）的铠甲构成；绿色的胸部带有一种屡屡出现的纹样。铠甲屡屡被误解，这似乎足以证明：这件兵器装具已不再使用，而仅从较早的画作上为人所知。

在女神平静的头颅之上，怒然耸起金刚手那恶魔般、略带鬼脸意味的形象。他呈现出恶魔的一切属性：尖耸的萨梯式耳朵、愤怒突出的眼球、嘴角的獠牙、颚边细小的鬈曲髭须，以及愤然竖起的鬃毛状头发。

头顶戴着那顶奇特的、边缘作四尖的尖顶小帽，此帽与拂尘、金刚杵一样，似乎是他常见的属物之一。他也是全副披挂；曲线形的领缘在此清晰可见。

实际尺寸：约 3.25 m×1.90 m。



图版一八　誓愿图第 2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8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2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1」　｜　对应左页图版一八（原书 Tafel 18）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一九　誓愿图第 3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3, TEMPEL NR. 9, BÄZÄKLIK.〕

出现在诸表现上方的题记板，以中亚婆罗米文与不规范的梵语写着如下文句：

> „Tatraiva nagare ramye Sikhinämä yasasoi

> sambuddhäh Sresthibhütena vahärai pujito maya“

「在那座可爱的城中，那位名为尸弃（Śíkhin）的、荣光的佛陀，为我这商主以寺院所敬奉。」

佛陀的形象头部与身体均背离入口，立于两朵莲花之上，莲花花托为绿色，内层花瓣为深红色，外层花瓣为浅红色。两足所穿的凉鞋并不相同：虽然以金色的扣钮或铆钉固定的鞋带，其总体布置在两足上大致一致，但右足鞋带带有明显的滚边。左足上有一位朝圣者、或是别的什么闲手，涂划了若干回鹘文字母，其义仍不明了。

佛陀的衣着是一件黄色外衣，其下可见一件红色与一件黑色的内衣；在下方，黑色的衣裾出现在红色之上，而在胸前，黑色的衣物却被表现为在下的一层，并以一道泛绿的线条或边缘与红色的内衣分开。相当简朴的璎珞垂落在衣饰之上。

肤色为泛黄的白色，带褐色的晕染；白毫与太阳穴上的印记具有此种风格惯常的形式。肉髻自头顶隆起，其基部并无先前诸画面上出现的那种界线加以划分。

右手放在大腿上，左手举起作讲说状：它极为清晰地显示出那红色的、画作格栅状的缦网。

身光与头光在其宽阔的外缘上于红色底子上带有多彩的、棕榈树冠形的莲瓣（？）；那道狭窄的、以不同颜色的线条镶边的内缘为红色，原饰有黄色小花，如今尚有个别处保存。背光的底子以强烈起伏的彩色条带充满，颇具效果。

八位胁侍人物——每侧四位——环绕着佛陀。右下角一位当视作菩萨的披甲少年礼拜着，屈左膝跪下。他穿着前已描述过的甲胄：带鳞甲袖以护上臂的甲片护胸，以及护腰与大腿的小甲片甲裙；前臂与小腿凡可见处均以筒状甲片护住。右膝上有一处回鹘文涂划，或可读作 tngridä；同样，在分隔各画面的花边的黄色镶边上，多次出现 bu（此、这个）一词，而约在腰带高度处有题记「…… tarxan körki bu」＝「这是……塔尔汗（Tarchan）的画像。」〔译注：底本此处 OCR 将该回鹘文题记与其德译割裂错置，今据文意复原为一句；OCR 作 tarzan，据原书德译「Tarchan」当为 tarxan。〕

菩萨之上可见一位女性形象的上部，戴着华美的宝冠、头巾与饰物，但同样着甲——只有前臂套在衣袖之中；甲的下部明显被构想为紧身胸衣。发式呈现出那种长长的、紧贴耳侧垂下的发绺；正如左下角的表现所证明的那样，此种发绺男子亦可佩带；不过极白的肤色，尤其是额、鬓与颊上的红色装饰性文身或彩绘，使我们有理由认定所表现的是一位女子。

在这位女礼拜者之上耸起一颗无须的、年少的头颅，戴着宝冠、金饰与短小的头巾，或许是一身天人像。灰褐色的头发以优雅的发卷铺展于额前，并在侧面整理成一条粗大的发辫，垂过耳际。其余的头发聚成一撮发髻，在宝冠之上高高耸起。肤色为白色，带泛黄的色调。

右上角为第二身天人像所占据，她向右俯视着方才所述的那一位。她褐色的头发在那顶形制特异的宝冠边缘之下、以一圈细小的弧线整理于额前。引人注目的是那件奇特的、或许缀有小铃的颈饰。此人额上带有一个类似白毫的印记；细小的髭须与褐色的肤色则表明了其性别。

左下角为第二位少年盘腿坐在一座低矮宝座上的形象所填满。其甲胄上极为华美的装饰使他显为一位地位崇高之人；然而背光的缺失表明，他尚未跻身于蒙选者之列。他正要成为僧人：一位站在他身后的僧人正忙着为他剃发。所用的剃刀，其形制至今在后印度（中南半岛）仍属通行。

在为其剃发的僧人之上，可见一颗粗犷的肖像式头颅，它与其余被表现者那些光滑的粉本式面孔形成引人注目的对照；锐利的鼻子与那把不顾剃刀而仍清晰可见的浓须，使其主人显为印欧人。他被表现为礼拜之姿；其装束是一件红黄两色的百衲衣。

在这颗肖像式头颅之上，耸起金刚手的头部与左侧上身，其左手持拂尘；他以显然因惊惧而扭曲的面孔望向画面右侧。

最后，在画面的左上角再度出现一座中国式房屋。它立在一座由烧砖砌成的高台基上，四周环以院墙。在其间的院落中——此处院墙墙面与地面均无卷草纹样——站着五匹不备鞍辔的马，表现得并不笨拙。

实际尺寸：约 3.25 m×1.95 m。



图版一九　誓愿图第 3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19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3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2」　|　对应左页图版一九（原书 Tafel 19）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〇　誓愿图第 4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4, TEMPEL NR. 9, BÄZÄKLIK.〕

题记板上以中亚婆罗米文与不规范的梵语写着如下偈句：

> Ksemamkaro narädityo räjabhütena püjitah

> jyentäkakarmanä gandhai kälenagarunä tathä

> vihäränäm sahasrais tu sastibhi sa nimantritah

「差摩迦罗（Ksemaṃkara），人中之日，受到国王以蒸汽浴、香料与黑沉香的敬奉，并有六万座寺院奉献于他。」

佛陀身体向左，立于两朵莲花之上，莲花花托为绿色，边缘作曲线形、为黄色，花瓣为暗红色。他穿着黄色的僧衣，其衣裾之下露出一件黑色的、再其下又露出一件红色的内衣。华美的璎珞自双肩垂落。凉鞋为红色，以红色与绿色的带子系束。

头光内以波浪纹样填满；内缘由一道宽阔的红褐色条带构成，此带内侧镶以狭窄的黄色与灰蓝色带子，外侧镶以绿色与黄色的带子。外缘在褐色底子上呈现出棕榈树冠形莲瓣的纹样，莲瓣基部带有一个类似三叶草的涡卷。每对叶片之间画有一个黄红两色的小圆圈作为补空。同一描述亦适用于身光。

佛陀的肤色为白色，带泛红的晕染；肉髻基部画有一道白色的螺旋线。额上带有白毫印记，太阳穴上带有半个光芒冠。右手向左下角跪着的菩萨伸出。

这位菩萨全副披挂，跪在一座狭窄高耸的毡帐（Jurte）之前，帐的外壁饰有泛红的卷草纹样。天窗（出烟孔，？）有一圈褐红色的边框，边框外又环以同色的一圈莲瓣。帐内自一根横杆上垂下若干器具，看来是一张网和一只皮囊。显然，这位菩萨是把这座毡帐作为供物奉献。

他的衣着由铁灰色的胸甲构成，带绿色的胸甲板与褐色的鳞甲袖以护上臂。颈上系着一件红色斗篷的两端；甲胄的其余部分为红色与黄色，配以乌银腰带与绿色的护裆。

背光为红色，带绿色与黄色的边框；额上出现一个类似白毫的印记。

另外两身胁侍形象占据画面左侧，即金刚手的形象，以及更靠上、靠右处的一身作礼拜状的天人像。后者以印度装束出现；上身缠绕着一条红色、衬灰蓝色里子的披巾；腰布为黄色，由一条绿色的宽腰带束住。覆盖双腿与下身的衣物为红色。肤色为白色，带泛红的晕染，头发为浅褐色。头光为绿色，镶红色、蓝灰色与黄色的边。

更有趣的是金刚手的形象。他右手持拂尘（cauri），左手拄着金刚杵，杵的下部有三分之二隐没在毡帐之后。金刚杵可见部分的上尖与下尖为红色与绿色，侧尖则为黑色与红色，二色交替布置。拂（camara）有一个褐色的柄，在一个黄色的花形套筒中安着由白色马尾或牦牛尾制成的拂子。头部显示出这位神祇的恶魔性标志，即尖耸的萨梯式耳朵、愤怒突出的眼球与嘴角的獠牙。头发与胡须的奇特布置方式，也是恶魔类型、尤其是这位神祇所特有的。肤色为白色，带褐色的晕染；头发为灰蓝色，虹膜的颜色为绿色。引人注目的是那顶多棱面的白色盔帽，其顶端带有一个红色的纹饰；它是由犍陀罗艺术中一种古老的盔形演变而来的。背光为红色，镶深红、绿、深红与黄色的边。

甲胄由一块绿色的胸甲部件构成，带金色的领与曲线形的金色包片，包片中央之下露出一枚绿色的装饰圆牌。自这枚装饰圆牌起，有一道笔直的、带纹饰的条板通向甲胄下缘的金色镶边，而两条搭扣状的金带则自其出发，似乎向左右环抱躯体。

甲胄的下部为浅蓝色，带红色的边框；其外环以一条打结的红色腰带，并饰有较深蓝色的格栅纹。一件两端在胸前巧妙系结的红色斗篷自双肩垂下。上臂的甲袖由深褐色的鳞片构成，前臂的筒状臂甲为金色，带蓝、红、绿三色的装饰。在红色、镶绿边的腰布之下，可见镶红边的金色甲裙的一部分，由长方形小甲片构成；自乌银腰带前方垂下一件长形的、红色、镶黄边的护裆；其周缘镶有蓝灰色的护片或护带。

左上角包含一座两层中国式房屋的表现。它立在一座灰蓝色的台基上，台基上冠以一道红色的格栅。下层的墙面为白色，带红色梁架，屋顶为灰色、镶绿边。窗户以放下的、镶绿边的灰色板帘遮闭；每幅这样的帘子中央都在一块绿色的牌饰上系有一条红色的、有时镶白边的带子。

第二层的墙面为红色，带白色的檐口与红色的梁架。帘子与下层的相似，但镶边为绿色与红色，或蓝灰色与红色。在灰蓝色屋顶的绿色屋脊上，前端设有一个红色的心形饰件，两侧则设有一对绿色的、怪诞的鸟头。

画面右侧包含五身胁侍形象。下角站着一对年少的男女，手中捧着金器；他们以这些器皿奉上盛有供饼的盘子。少年的肤色为褐色；他穿着甲胄与衣物，与其对面那位所已描述者相同。

他的女伴肤色白得刺眼，头发黑得如此之甚，使人不免想到使用了人工染色之物；头发自额前紧紧抿起，因此发际线呈现出一列细小的弧线。

额上与颊上有细小的红色文身。那顶形制特异的印度宝冠因三支发簪而引人注目，簪柄为胭脂红色、带黑色纹饰，自宝冠弓梁之间所束的头发中伸出。背光为绿色，镶红色与黄色的边。

上身的衣着由那件被误解为紧身胸衣的胸甲构成，其领与绿色的胸甲板尚可辨认。在胸部之下，它被改释为一件红色的紧身小袄，此袄在该处以一条绿色的、而在更下方的腰胯处则以一条白色的披帛束住。

腰裙为黄色、镶绿边，宽腰带为灰蓝色。内衣为红色；鞋履呈现出黄红色的水波纹样。

在这一对之上所表现的两身天人像中，右边那身被画成礼拜之姿；上身裸露，仅缠绕着一条红色（内里绿色）的披巾。在一条白色的束带之上，她系着那条由彩色长方形拼成的腰带，腰带之下露出黄色、镶绿边的腰裙。

一条灰蓝色的腰帛束住腰布；内裙为红色。

肤色为白色，头发为灰蓝色。背光为红色，镶绿色与黄色的边。

第二身天人像穿着一身极为相似的装束，只是腰布的镶边为灰蓝色，腰帛为绿色。头发为浅褐色，肤色为白色，带褐色的晕染。背光为绿色，镶绿、红、蓝灰与黄色的边。

最上方出现第三身天人像，其衣着、背光、肤色与头发，与我们方才所述那一组中第一身形象的描述完全相符。

额上出现白毫印记；这位神祇正忙于散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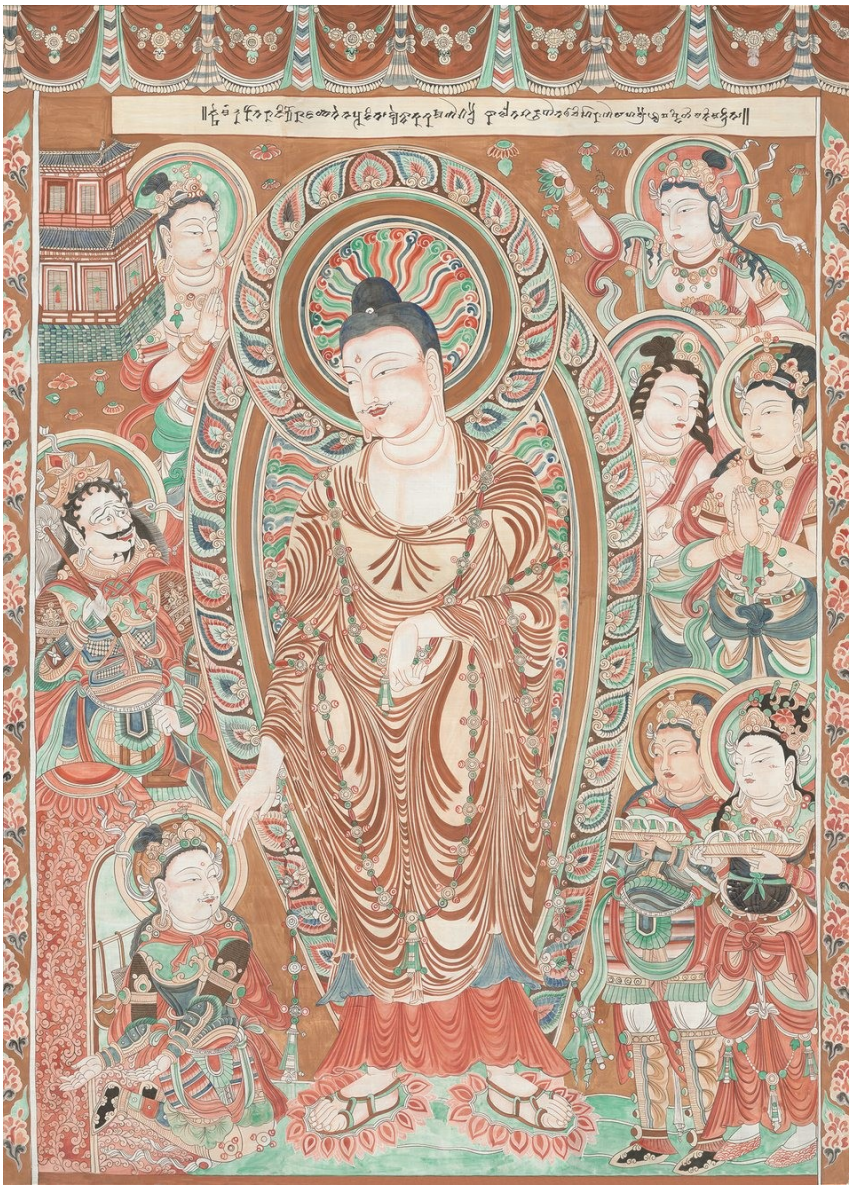
在这幅壁画的边框镶边上有若干朝圣者的涂鸦，其中一处又出现了萨利（Sali）家族的名字。其书体似属相当晚近的时代。

实际尺寸：约 3.25 m×约 2.27 m。



图版二〇　誓愿图第 4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0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4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4」　|　对应左页图版二〇（原书 Tafel 20）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一　誓愿图第 5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5.〕〔译注：原书此图版的标题仅作此一行，未如其余各图版附「TEMPEL NR. 9, BÄZÄKLIK」（第 9 号寺院，柏孜克里克）字样。〕

佛陀头顶上方的题记板，以中亚婆罗米文与不规范的梵语带有如下题记：

> narendrena mayänanda-simha simhaparäkrama

> cchatrena ratnadandena püjito narapungavah.

「我，这位君主，以一柄柄杆由珠宝制成的伞盖，向那狮子般威猛的阿难陀僧诃（Änandasimha，？）、那人中之牛王，表达了我的敬奉。」

佛陀头部与身体均背离入口，立于两朵大莲花之上。这些莲花的花托为绿色、带金色的纹饰，内层花瓣为泛红的白色与红色，外层花瓣为红色；后者似乎被外白内绿的苞片所包裹。凉鞋以双色的带子系于足上。

佛陀立时右胯略向前送；其右手举起作讲说状，左手握着黄色外衣的一角。在敞开的胸前，可见一件黑色内衣的边缘，其上以每四个一组的白点装饰；它以狭窄的深红色与黄色边线镶边。其下出现红色内衣的一部分，此内衣的下缘则以略有变化的色调，在靠近双足处自黑色与黄色衣物之下显露出来。

肉髻自头顶的一处隆起处生出，饰有一道白色的螺旋线；额上出现白毫印记，太阳穴上有半个光芒冠，胸前则有一个如意宝（cintāmaṇi）印记，与白毫极为相似。

佛陀的肤色为泛黄的白色，带褐色的晕染；双手之间没有缦网。

头部与身体均环以背光；本幅画面上的头光呈现出一种与身光不同的底子填充：即在佛陀头后出现一朵莲花，自其上以绿色的带子作放射状延伸至正圆形镶边线的圆周。此花并不居于头光的中心，因而这些光线的走向并不规则。那道宽阔的红圈——它位于不同颜色的同心条带之间，构成头光的内缘——饰有黄色的纹样，如今尚有个别处保存；外缘则呈现出一种斑斓而流动的波浪纹样。身光的各道镶边与方才所述者相同；不过舟形身光镶边的内缘缀有莲瓣，其内面则以不规则地作波浪线布置的带子充满。

佛陀的胁侍人物共七位，此外还加上第八位——那位跪着的僧人的形象，即出资绘制此画的供养人。四位人物出现在右侧，三位胁侍形象与那小小的供养人表现则安置在左侧。

右下角出现一位男性与一位女性形象；二者都配有背光，但只有那位女性形象立于莲座之上。她戴着一顶分节繁复的宝冠，黑发中插着三支大簪；发中前部似乎编入了成串的珍珠，而在宝冠弓梁之间的空隙处则编入了较小的、每个由四颗珍珠组成的饰件。头发从中间分开；一部分在前方作两条长而僵直的发绺垂落耳侧，另一部分被引入宝冠之中，其余则垂落颈后。肤色极白，额、鬓与颊上各有一处红色的（文身的？）纹饰。这身装束由那件被理解为紧身胸衣的铠甲构成，其上佩戴着华美的金饰；下身则依印度诸神的方式着衣，只是双足不穿凉鞋，而穿带「水波纹」的鞋子。双足所踏的莲花，其花托为绿色、镶黄边，花瓣向下向外垂落，为白色与红色。女神手中持一柄伞，其柄杆显然出于画面构图上的考虑，被插在伞盖的一侧而非中央。

在她身旁、略后处出现那位男性持伞者，其伞具有与其女伴之伞相同的特点。他看来也是一位神祇。他额上出现一个类似白毫的印记，此处看来也不像是要表现种姓标记（tilaka）。衣着是前已屡屡描述过的整套甲胄；只是缺少头盔，代之以一顶极为华美的宝冠。至于那面小小的、

三叶草形的护片——它自乌银腰带之下、在自护胸甲垂落的甲片甲裙敞开之处悬下——是否是一种保护下腹的装置，则存而不论。

那两柄伞颇有意趣。它们显然由圆浑而坚实的伞盖构成，伞盖的下部外缘环以一圈向上的莲花瓣；一颗立于莲花之上的珠宝（？）装饰着上部伞盖的中央。伞盖的下缘缀有一道宽阔的布条；此布条多重打褶，并以自伞本身边缘垂下的璎珞加以装饰。

两柄伞之上耸起两位僧人的形象。站在右边的是一位少年，面孔画得程式化，属东亚类型；他穿着数件颜色各异的内衣，其外则罩一件绿底红条的百衲衣。他垂目向左而立，作礼拜之姿，似乎正虔敬地聆听其同伴对他所说的讲解之辞。

后者是一位身着黄褐两色百衲衣的年长者，他又是那种引人注目的、并非以粉本画成的头部之一，带有非东亚的类型。他有红色的头发与红色的胡须，胡茬以一种奇特的程式化画法表现出来（并请注意在下颏中部左右所出现的那两块引人注目的裸露之处！）。他的鼻子粗壮而突出；平置的双眼为清澈的蓝色；肤色为泛红的褐色，带褐色的晕染。他目光转向其年少的同伴，举手作教诲或讲解之状而立。

左下角为一位少年双膝跪地作礼拜状的形象所填满，他全副武装：他大概也应视作一位菩萨。他额上同样出现一个类似白毫的印记，或可解释为种姓标记；其姿态是虔诚礼敬的姿态。

在他左臂之下可见此画供养人跪着的形象；这是一位年轻的僧人，其印度名字「Silasänte Sila vände」〔原注 1〕，由安置在他头顶上方的、以中亚婆罗米文书写的题板传给了我们。他的衣服显然原为绿色，但因磨损而失去了颜色；内衣则相反，其红色保存尚好。

在那位跪着的披甲者的形象之上，耸起一身性别难辨的天人像的上身；灰褐色的头发以起伏的小发卷铺展于额前，作两个环绕耳部，并以奇特程式化的发卷铺陈于双肩。面部没有髭须，额上出现类似白毫的印记。这位神祇手中持一根红色的杆，杆身略作收细的上部作弓形向前弯曲，末端化为一个奇特的、向上昂起的龙头。此头为黄色，大口张开、满布利齿；下颚处出现一绺下垂的须。看来在眼与耳之间此头有一处穿孔，一面（或数面？）幡的悬环即自此孔穿过，其中只有向左方后飘的那一面可以看清。它与我们在当地所发现的许多寺幡一样，由一个带悬环的三角形上部构成，自其下垂着一幅长方形的彩绘幡身与两条狭窄的侧幡；不过在幡身的下端，此处所缝缀的似乎不是像我们所发现的那些寺幡那样、沿纵向开有一道或数道裂口的长方形布片，而是两条与固定于上部三角形上的侧幡相似的窄布条。

在这位持幡女神之上，站着第二身天人像，头发为红褐色，其余则与方才所述者不无相似；她的双手虔敬地合十。

左上角为一座中国式房屋的表现所占据，此表现奇怪地遮住了最上方那身天人像身体的一部分。这座两层建筑立在一座由深浅两色灰色烧砖砌成的高台基上，其透视表现颇为拙劣。下层四周环绕着一道低矮的红色栏栅；窗户以黄色的席帘遮蔽。屋脊上出现那种见于图版一九、二三与二四的鸟首状脊饰。

实际尺寸：3.25 m×2.36 m。

〔原注 1：大概＝ silasäntah Silavän？词尾的 e 表明其抄手是一位吐火罗人。（W. S.）〕



图版二一　誓愿图第 5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1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5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7」　|　对应左页图版二一（原书 Tafel 21）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二　誓愿图第 6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6, TEMPEL NR. 9, BÄZÄKLIK.〕

画面上方是那道毁坏相当严重的纹饰带；题记板以梵语带有如下文句：

> Hastyasvena suvarnena näribhi ratnamuktibhih

> sannäm jinänäm pujärtham udyänam Sresthinä kritam 1

〔译注：底本此行末尾作「1」，疑为原书梵文偈末丹荼（daṇḍa）符号之讹；原书该页未见与之相应的脚注。〕

「以象与马、黄金、妇女、珠宝与珍珠，为敬奉六位胜者（Jina）之故，由那位商主造（＝施）了一座园林。」

佛陀的形象头部向左低垂，立于两朵莲花之上；双手的缦网表现得很清楚。在悬满璎珞的黄色外衣之下，可见一件较短的黑色内衣与一件较长的深红色内衣。

舟形身光与头光主要以锯齿线与波浪线装饰；肉髻缺少螺旋纹饰，胸前也同样没有在若干佛陀像上出现的那个类似白毫表现的红色印记。

佛陀周围由十身人物形象构成，其中六身安置在画面右侧，四身在左侧。左侧还加上三头驮兽——骆驼、驴、马——的表现。

这十身人物形象中有四身似乎是肖像，而其余六身则大概是神话人物的程式化表现。我愿把前景（下方）右侧与左侧跪着的进献贡物者列为肖像，第四位则是右上角的那位阿罗汉。

画面右下角的两位礼拜者被表现为跪姿；他们手中奉上黄色（金色）的钵盘，盘的低矮边缘上有錾出的叶形纹饰。供物本身由每盘七只鼓胀（大约装着金粉）的、颜色各异的袋子构成，另有若干绘有网纹或点染色彩的黄色或白色小圆锥体，环绕这些袋子布置在盘上；这些圆锥体或许就是喇嘛教供塔（藏语 gDor-ma）的原型。

最有趣的是最右边跪着的那个男子。那张宽阔的、表情相当粗野的面孔，为一部浓密的红色络腮胡所环绕；一撇有力的髭须遮住微启之口的上唇，浓密而略作弯曲的眉毛横亘在画成鲜亮绿色的双眼之上。红色的头发在前方梳理成一列垂至眉际的、狭窄的带状发绺；两侧、耳前则垂下两绺较宽的同类发绺，一直落到胸前。后脑的头发似乎作一片平整厚重的发块垂落肩背。面色明亮，带泛红的褐色晕染。头上戴着一顶半球形的黑帽，帽上有金色的花边与金色的顶饰，顶饰的尖端上嵌一颗绿色宝石；一条打结的双股绳自帽上垂下；这条双股绳前面可见的一段，以一朵金色的玫瑰花饰固定在帽上。衣着由一件绿色、带纹样、镶毛皮的长袍构成，此袍在中间合拢，胸前与肩上有红色、镶黄边的翻边；腰胯之上有黑色、镶红边、缀有黄色绦带的瓣状翻片，那条以带扣固定、饰有心形银饰的腰带即自其上绕过。腰带上插着一根马鞭；一块布系在鞭绳上垂落其下。

腿上的裤子为白色；红黑两色马靴的靴筒，由一对在大腿上交叉的（请看旁边那个形象！）、大概系在裤腰上的绳带防止其下滑。

他左边的邻人同样有一个强烈突出的鼻子，但头发与眼睛都是黑色的，眉毛下垂，胡须拉成两个尖。

其装束大体与已描述者相似，但它向左敞开，在颈部作领状翻起，腋下则有系带。不同的还有帽子：帽子内里为黑色、镶绿边，外面带鳞状或波状的纹样，配以金黄色的、以一串心形纹饰装点的花边。

左侧那位礼拜者的衣着与方才所述的男子相似；只有帽子属另一种式样，似乎由一个锥形的帽身与翻起的护额、护颈构成。他手中握着三头驮兽的缰绳，他正是用这些驮兽运来了供物。供物就装在兽背上那些锥形的、巧妙捆扎的包裹之中。

当我们把这座寺院从沙中清理出来时，此人的面部已被一记镐击损坏。其余诸人物的装束，除两位僧人之外，属于神话范畴；而三位跪着的礼拜者则大概穿着本地通行的服装。

在右角两位礼拜者的右上方（后方），表现着两身着印度神祇装束的菩萨。二者双手合十作礼拜状，衣着与饰物二者相同，只在颜色上有别。相反，右边那身把头转向佛陀的菩萨，其发式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寻常程式的布置：那头华美的褐色头发被归拢成宽阔的条束，作发辫状层叠向后铺陈，并以插入的花朵加以装饰。肤色为白色，带轻微泛红的晕染。那身把头转离佛陀的形象则采用较常见的发式；肤色呈现出褐色的调子。

在佛陀形象的左侧、那位单独的礼拜者上方（后方），另一身以其明亮肤色引人注目的神祇形象向左俯下身来，双臂举至胸高，其姿态似乎表达着惊异。这一列所绘三位神祇那纤细的髭须，标明他们是男性存在的表现。

在画面右上角出现四身肖像形象中的最后一身；这颗头颅中部头发剃去，形状并不规整。头发为黑色，眼睛却是浅蓝色的；眉线向外略作下垂。剃过的胡须以一种常见的程式化表现清楚地标示出来，鼻子有力地突出，靠近耳部处颧骨的表现方式颇为引人注目。衣着由黄色的内衣与绿底红条的百衲衣构成。肤色为泛黄色，带褐红色的晕染。在他上方偏左，站着——以同样的礼拜姿态——一位较年轻的、程式化画出的僧人，穿深褐色的内衣与黄色的法袍；后者上的晕染，与其他形象的黄色衣物一样，是以泛红的褐色画成的。

在画面左上角站着佛陀的胁侍金刚手披甲的形象，左臂叉在腰上。他被表现为恶魔的模样：巨大的黑色发髻、尖耸的耳朵、突出的褐色眼睛，以及自嘴角伸出的小獠牙。胡须只表现为耳下与下颏两侧的四撮尖锥形的须束。他穿着一件以红白线条装饰的、蓝黑色钢质的护胸甲，带绿色的胸甲部件；双臂套在鳞甲袖中，其上于前臂处又加上了筒状臂甲。

金刚杵在此幅表现上并未出现；或许这位神祇正拄着这件兵器，而它隐没在立于他之前（之下）那身形象的背光之后。他右手握着扛在肩上的拂尘（cauri）。

在他左侧还可见一位神祇作礼拜状的头部与上身的一部分；髭须的缺失或许表明她是一位女神。

在画面右角那组礼拜者之下，保存着一部分绘出的基座，此基座绘于该寺院所有甬道的誓愿图之下；它表现的是一堵以深浅两色褐色砖（？）砌成的墙。基座只带走了这一部分，因为相对于该物的重要性，运输的费用在我们看来过于高昂。

实际尺寸：约 3.25 m×2.80 m。



图版二二　誓愿图第 6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2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6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6」　|　对应左页图版二二（原书 Tafel 22）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三　誓愿图第 7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 **【增订者按】**　誓愿图第 7 铺是原书十五铺之中，勒柯克唯一敢于确指本事的一铺——他在前言里说得很清楚：其余各铺所本的传说，「迄今尚未考定、或许根本不为人知」。一百年过去，情况改善有限。这批画面所据的，很可能是一部在高昌一地流传、而未见于汉译与藏译大藏经的本生传说集。
>
> 我们的态度是：图像可以复原，故事暂付阙如。宁可让观者面对一幅无名的画，也不替古人编造一个名目。

〔原题：PRANIDHI-SZENE NR. 7, TEMPEL NR. 9, BÄZÄKLIK.〕

在自上方界定画面的垂帐状纹饰带之下，一方彩绘的题板上以中亚婆罗米文书体记有如下梵语偈句：

> drstvä dipamkaram buddham dyutimantam yasasvinam
>
> tilapadmai pujitaväm saptabhir mänavas tadä.
>
> dvitiyäsamkheyävalsänam ?]

〔译注：末行终止符号在底本中作「?]」，原书当为方括号中的疑问号；此行文字底本亦有残损，照录不补。〕

「当他见到那燃灯佛（Dipankara）、那光辉而荣耀者时，这位婆罗门少年便以七（种物品，如？）胡麻与莲花向（他）致敬。」

那身巨大的中央形象——佛陀——略向右转，立于一座巨大的绿色、下缘镶黄边的宝座之上，座面上放着几朵绿色的莲花。衣饰由一件黄色的外衣与一件较短、一件较长的内衣构成，前者为黑色，后者为红色。在胸前，外衣（？）带有一道褐色的、其下又有一道蓝灰色的条带。双手带缦网，右手中这位神祇持一朵红色莲花，配以绿色的叶片。舟形身光与头光有一道宽阔的外镶边，其中填以棕榈树冠纹样；每个棕榈树冠的基部都设有一个大的黄色圆圈。向内接着第二道较窄的镶边；它在褐色底子上饰以黄色的菱形纹样。两重背光的内面均以波浪纹样填满。

胁侍形象方面，左侧有三身，此外还加上一位供养人极小的形象；右侧则不下五身，其布置如下。

在佛陀足前，占满整个右下角的，是一位跪着的少年——那位菩萨——头深深俯至地面；他把自己浓密的头发铺展在地上，好让佛陀从其上跨过。这一表现是天真的：这位神祇并未离开莲座，便以双足跨过那盘曲如蛇、伏于地面的发束。这位少年身着印度装束；裤子为红色，腰衣为黄色，配绿色的宽腰带与蓝黑色的下缘镶边。上身缠着一条绿色衬里的红色宽帛，以及一条类似的黑色披巾。

双臂与颈部佩有金饰。

跪着的少年身后站着一身人物形象，手中持着两朵蓄势待掷的莲花；他也穿印度装束，即一条红色的裤子与一条镶绿边的腰布，腰布上缠着一条蓝灰色的披巾。由绿色、红色与灰蓝色长方形拼成的腰带，佩在一团奇特的、多重缠绕于身的粗大彩色绳索之上；上身以一条红色、内里绿色的披巾轻轻覆盖。那顶美丽的宝冠为褐色，配金色的镶边；背光内为绿色，外有一道红色与一道黄色的同心镶边。

在此人左侧、略上方处，我们看到另一身类似的形象，捧着一只盛满花朵的金盘。其装束与方才所述的形象完全相同；头光内为红色，各有一道绿色、一道泛黑色与一道黄色的环形镶边。这一组之上耸起两身作礼拜状的人物形象的上身，面孔转向佛陀；他们也穿印度装束，颜色与前已提及的诸人物相同。下面那身形象的背光内为绿色，其外有一道红色、再一道黄色的同心边框；而上面那身形象的头光则内为红色，镶灰色、泛蓝色与黄色的边。所有这些形象的双足，凡可见者皆赤裸。

右上角为一座中国式房屋的表现所占据。它立在一段白色与蓝灰色绘成的砌石之上（大概是灰色的烧砖），其上安有红黄两色的格栅。墙面为绿色，似乎设有许多窗户，皆以垂下的绿色帘子（以劈开的竹或类似材料制成）遮闭。向下收拢的红色帷幔装饰着建筑的各角。

屋顶架在白色的、绘有红色纹饰的梁架之上。其侧面为蓝灰色，山墙面则为白色。屋脊、曲线形的博风椽及其由梁头构成的檐口为绿色；同为绿色的还有那些奇诡的鸟头与屋脊上的心形纹饰。屋前立着一株程式化的树，枝干为褐色，树叶为绿色，花为红色。若干莲叶与卷草用作补空。

在佛陀形象的左侧、紧靠莲花处，跪着一身极小的、身着绿衣的礼拜供养人形象：它在这些壁画漫长的运输途中——它们在路上走了 20 个月——受了损伤；但仍可辨认出，它显示的是本地的服装与与之相配的奇特发式。

左下角站着一身男性形象，手持一朵莲花，身着印度装束。其衣着在颜色上与右角那位相对者完全一致，只有宝冠不同，主要由一枚绿色的三叶草形装饰圆牌构成；此牌镶金边，其上有三个金色的花形纹饰。

背光为红色，带浅灰、深灰与黄色的同心边框。面部引人注目的是若干自嘴角向下向外拉出的灰褐色线条；我们尚不能解释其含义。

在这身形象之后、之上，站着全副披挂的金刚手。他没有金刚杵（vajra），右手只持拂尘（cauri）。左手叉在腰上。面部带有恶魔的性格，但双眼画成红褐色，而非通常的绿色。甲胄除去以金色包片界出的绿色胸甲板之外，皆为钢灰色；上臂的甲袖为褐色，前臂的筒状臂甲则下部为金色，上部饰以红色、绿色与蓝灰色的长方形。

腰带为黑白两色（乌银？）；护裆为红色、镶金边。甲裙由上下相叠的四列小甲片构成，甲片上半为红褐色，下半绘成黄色；各列之间以蓝灰色、镶红边的条带相互连缀。

甲裙之下穿着一件长及膝部的浅绿色衣物；裤子为白色。小腿上有与前臂筒状臂甲相似的甲具。鞋履为黑色，上缀金色的绣饰。背光为红色，镶绿色、深绿色与黄色的边。

最上方的形象又是一位身着印度装束的礼拜者；他立于一座莲座之上。衣着与其余胁侍形象相同。背光内为绿色，镶红色与黄色的边。

这身形象也蓄着髭须，正如这幅画上所有其他人物一样——只有那位在佛陀足前铺展自己头发的少年没有这一男子气的标志。

在这些壁画上出现的一切表现之中，唯有此幅是我们能够确凿解释的。它就是在犍陀罗艺术中也屡屡表现的那则传说〔原注 1〕：婆罗门善慧（Sumedha）——释迦牟尼佛（Gautama Buddha）的一次早期化身——与燃灯佛（Dīpaṃkara）相遇。参见 Foucher，《犍陀罗艺术》（L'Art du Gandhâra），第 273 页，及 Warren，《佛教译丛》（Buddhism in Transla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1900 年，第 1 节「善慧的故事」（The story of Sumedha），第 5 页及以下。

实际尺寸：3.25 m×2.75 m。

〔原注 1：一件表现此传说、可惜残缺的犍陀罗雕刻，随戴姆斯（Dames）氏收藏入藏皇家民族学博物馆。〕



图版二三　誓愿图第 7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3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7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5」　|　对应左页图版二三（原书 Tafel 23）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四　誓愿图第 8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 **【增订者按】**　誓愿图第 8 铺是本卷十三铺之中唯一尚无复原件的一铺，故本图版之后不附对照。
>
> 勒柯克在本篇中记下的两处损伤，值得复原者留意：其一，左下角有一道后世穿凿的门洞破口，高 1.62 米、宽 94 厘米，毁去了一至两身胁侍；其二，佛陀的眼与口被镐尖击损。前者是无从弥补的缺失，后者则是可据同组诸铺的画法回推的。何时动手复原这一铺，取决于我们能否在世界各处的收藏中，再找到足以补齐左下角那一块的图像。

〔原题：PRANIDHI-SZENE NR. 8, TEMPEL NR. 9, BÄZÄKLIK.〕

以婆罗米文字母书写、用不规范梵语写成的题记如下：

> Pujito maniratnena sunetro lokanäyaka

> vihärena ca ramyena Sresthibhütena me tadä

「那时，世间导师善眼（Sunetra）为我这商主以摩尼宝与一座悦人的寺院所敬奉。」

佛陀面孔转向右方（北方），立于一对莲花之上，莲花绿色的花托以一道黄线镶边。花瓣为深红色，镶肉色的边。

佛陀的装束由一件黄色的外衣与其下所穿的黑色与红色内衣构成。双足穿凉鞋，鞋底为红色，鞋带为绿色与红色。璎珞的华美装饰在这身佛陀上也同样出现。

面色略带褐色；面部与胸部带有惯常的诸印记。眼睛与口部被某个突厥农民的镐击所损坏，这一残害不幸也降临到画面右侧所表现的三身胁侍形象身上。或许可以设想，某次风暴曾一度把此处起保护作用的积沙吹去，从而使这些壁画暴露于过往者的目光之下；无论如何，在清理这座寺院时，此画就是以这种状态被我们发现的。

佛陀双手带缦网；右手举起作说法状，左手向奉献给他的供物伸出。

头光与舟形身光呈现相同的纹饰。它由作波浪状布置的带子构成，这些带子以并不失谐的、始终变换的次序、用惯常的色彩绘成，即黄、绿、褐、蓝灰、红以及浓淡不同的灰色。内缘由一道宽阔的褐红色条带构成，其上这里那里出现细小的泛白色花朵；此条带狭窄的界线，向外为灰色、灰蓝色与黄色，向内为绿色与黄色。外缘在褐红色底子上呈现出多彩的、作棕榈树冠形表现的莲瓣；每两片这样的叶子的基部之间，在褐色底子上画有一个带螺旋卷的黄色小圆点。

胁侍形象保存下来六身：那道通往可以证明为更古老的房间的低矮门户，看来在营建第 9 号寺院时曾被封堵，而后来又被重新打开，全然不顾绘在其上的那部分誓愿图：一身或两身胁侍形象因这次穿凿而被毁去。此门高 1.62 m，宽 94 cm。〔译注：底本 OCR 于此处将「……而被毁去」与关于门尺寸的一句错置割裂，今据文意复原语序。〕

画面右侧礼拜者中的主要形象是一位年轻男子、一位菩萨，其形象全副披挂但不戴头盔，跪着填满右下角。他双手向佛陀奉上一只低矮的金盘，盘上有镌刻或錾出的叶形纹饰。此盘有一个低矮的圈足，与图版二六及图版二九上天人所持花盘的圈足相似。盘中我们看到一颗绿色的珠宝，置于一个仿莲花做成的红色托座上；其左侧放着一件红色的珊瑚状物，以及一块由两个泛白的长方形拼合而成的水晶（？）。类似的水晶一块，以及两个黄色、镶褐边的小圆形物体（珠宝？）放在盘的右侧——在这两颗珠宝之上飘着一道红色的火焰。

菩萨的甲胄为钢灰色；胸甲板为绿色、镶金边，上臂则以褐色的甲袖（鳞甲）护住。前臂穿着黄色的布袖，同为黄色的还有大腿处可见的裤子，以及围腰垂下的裙状衣物，此衣物下端以一道红色的、带绿色流苏的条带镶边。环绕腰身的饰链为黄色（金色），其上的珠宝为红色。

胫甲在胫骨处为红色，而在内侧（自上而下数）各饰有一个绿色、一个红色与一个蓝灰色的长方形纹饰。鞋履为黑色，配金线刺绣。

面部轮廓以红色画出，呈现亚洲类型，头戴一顶金冠。头发为蓝灰色；值得注意的是耳前垂下的那绺发卷。

耳饰格外华美；那对大耳栓为金质；坠饰由红色与绿色的珠宝构成。

菩萨跪在一座极大的莲座上，莲座花托为绿色，其中可见泛黑色的圆形莲子。程式化的花瓣上部为淡红色，下部为肉色。

背光为深红色，带红色、绿色与黄色的同心镶边。

出现在菩萨形象左上方的僧人被表现为讲说之姿；他穿一件红色、镶绿边的衣物；其背光为红色，镶绿色与黄色的边。在他右侧站着第二位僧人，穿黄色的法衣，胸前露出一道褐红色内衣的边条。穿着黑鞋的足套在一只白色的袜中。头光为灰色，带双重的蓝灰色边框，其外又以一道红色与一道黄色的带子作同心镶边。

此侧的第三身胁侍形象是一身作礼拜状的天人像；她穿一件黄色的印度衣物，戴一顶美丽的金冠，冠上饰有以红色珠宝制成的花形纹饰。背光为红色，镶红色、绿色与黄色的边。

右上角包含一座为环墙所围绕的中国式房屋。褐红色的、饰有同色卷草纹的环墙，与房屋本身一样，立在一段灰色与灰蓝色的砌石之上；浅褐色的门有一道深褐色的镶边，并钉有同色的钉。

门楼之上立着一座小小的敞厅，同样立于此类砌石之上。此厅为白色，两扇窗的格栅与梁架檐口为红色。屋顶为泛黑的灰色，屋脊与各边缘为绿色。

屋脊上安有两个绿色的、回首望向屋顶的怪诞鸟头；屋脊中央的一座白色小金字塔上立着一件心形的红色饰件。环墙之内耸起的房屋与此极为相似，只是此处的心形脊饰由一枚绿色的圆牌（一颗珠宝？）与红色的镶边构成。屋脊上的鸟头辨认得非常清楚。

左侧下半部分的胁侍形象因门户的穿凿而被毁。上半部分左边显示一身站立礼拜的天人形象，右边则是一位同样站立、作讲说状的僧人。

前者的头部为一圈绿色的背光所环绕，其镶边为绿、红、黄三色。上身飘绕着一条红色、衬绿里的披巾。这位神祇束着一条由绿色、红色、蓝灰色与黄色长方形拼成的腰带，腰带之下垂着若干成弧形下坠的彩色绳带。

腰胯围着一条黄色的腰裙，由一条蓝灰色的宽腰帛束住。内衣为红色。莲座的花托为绿色，其花瓣却是蓝灰色的。

另一身形象、即那位僧人，在一件镶红边的蓝灰色内衣之外，穿一件红色的、带黄色横条的百衲衣，此衣有绿色的衬里，衬里边缘镶一道深红色的条带。鞋履为黑色，似乎是赤足穿着的。莲座为绿色，花瓣为红色。面部为一圈稀疏的褐色胡须所环绕；头发为泛黑的褐色。头部环以一圈浅灰蓝色的背光，其中有一道同色而深浅不同的双环，其外又以一道红色与一道黄色的条带作同心镶边。

实际尺寸：约 3.25 m×约 2.75 m。



图版二四　誓愿图第 8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4　｜　珂罗版原样影印

图版二五　誓愿图第 9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9, TEMPEL NR. 9, BÄZÄKLIK.〕〔译注：底本此图版的分题页 OCR 作「TAFEL 23」，与图版二三重号，据全书图版次序与本篇内容当作 TAFEL 25。〕

纹饰带之下的题记板上，以中亚婆罗米文书体带有一首梵语偈。其文如下：

> räjna sutäham abhüvat pürvam anyäsu jätisu

> bhr. — ram ratnaSikhi sam dipataila upasthitah.

> prathamäsamkheyävasäna

但我们放弃翻译，因为此处的梵语讹误过甚。

佛陀向左转身，立于一对莲花之上，莲花绿色的花托以曲线形的黄线镶边。沿边缘垂下的花瓣为肉红色，有较浅与较深的晕染；轮廓以白色画出。

佛陀的肤色为肉色，带褐色的晕染，双手上出现缦网。衣饰由黄色的僧衣及其下所穿的黑色与红色内衣构成；华美的璎珞垂落衣上。凉鞋鞋底为红色，鞋带为灰蓝色与红色、点缀白点〔原注 1〕；扣钮或铆钉为黄色。

背光内填以斑斓的锯齿纹；内缘由一道宽阔的蓝灰色条带构成，其上这里那里保存着一个泛白色的花形纹饰。此条带两侧各镶以一道狭窄的红色、再一道黄色的边框；外侧较宽的边缘向外以一道黄色条带界出，其中包含那种卷草与花卉的组合纹样——它在分隔各幅壁画的竖向条带中不断与我们相遇。

画面两侧各出现五身胁侍形象，右侧还加上供养人的画像。这些画像极小，是事后补绘在画面角落里的，画的是一位身着回鹘服装（绿帽与绿袍）的男子，正与其妻（红衣、黑色首饰与红色的「火焰」形结带）虔敬地跪在那里。

胁侍形象中最重要的一身填满左下角；这是年少菩萨的形象，一位王子，他全副武装跪在佛陀之前，向他奉上一只珍贵的金香炉。菩萨的甲胄与衣饰极为华美。前者由铁灰色的胸甲构成，配以绿色、由金色包片镶边的胸甲板，胸甲板前面的中线上固定着两颗嵌于红色托座中的珍珠。

大腿处这位王子佩着曲线形的、灰色的、镶红黄两色边的布质（？）胯片，其下是两侧以红色与绿色带子打结的乌银腰带。在此腰带之上、两块胯片之间可见的那部分甲胄为红色，带黄色的包片与黄色的钉头（？）。腰带下方垂着红色的、以绿色小甲片或带段镶边的护裆。甲裙由三列甲片构成，各列下缘以红色与蓝色的水平条带彼此分隔；一道宽阔的灰蓝色镶边将其下端收束。裤子为红色，膝部饰有悬在四条交叉带子上的装饰圆牌。小腿的筒状胫甲前面缀有金色的鳞片，侧面缀有彩色的长方形，并饰以华美的珠宝。

菩萨的肤色为肉红色，色调相当深，头发为黑色，双眼为褐色；口边出现一种奇特的胡茬，由（喷点上去的？）淡灰色斑点构成。背光为红色，带红、绿、红、黄四道镶边。鞋履为黑色，配金色的刺绣。

菩萨双手奉上一只金香炉，此炉自一只深钵之上以多重分节的形式高起。其上部放着几块表现为红点的炽炭与几粒泛白的香粒，自其上升起一缕纤细的灰色烟螺。

在菩萨身后（之上）站着两身着印度装束的天人形象；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肤色与发色、宝冠的形状、饰物，以及背光中色彩的交替配置。

左边那身形象肤色为肉色，带泛红的晕染，头发为黑灰色；背光为红色，带三道红色、一道灰蓝色、一道红色与一道黄色的镶边。莲座的花瓣为灰蓝色，凉鞋底为红色，鞋带为红色与绿色。

右边那位神祇则肤色为黄褐色，晕染为同色而更深的色调；头发为褐色，背光为绿色，镶灰色、红色、灰蓝色与黄色的边。

莲座（与其同伴的一样）为绿色，花瓣为灰蓝色。凉鞋底为灰色，鞋带为红色与蓝色；其上的白点或许表示缝线。

在这两身天人形象之后（之上），有第三身类似形象的表现，身着印度衣饰；她头发为褐色，肤色为浅肉色。背光与下面那一组中第二位神祇的相同。她额上也带有白毫印记。

她旁边站着金刚手，其甲胄除色彩配置上的若干差异外，与那位跪着的菩萨的甲胄极为相似。他戴着多棱面的金盔，手中持拂尘与金刚杵，此处金刚杵看得很清楚。

它由一个绿色的、被手遮住的纺锤形杵柄构成，柄的两端各以三片绿色的叶瓣收束，另有上下两个菱形的尖端。上面的菱形绘成绿色、红色与灰蓝色，下面的绘成绿色与红色。

画面右下角跪着一位年轻的僧人，同样奉上一只香炉。他的面色为泛黄的肉色；双眼为褐色，头发为灰黑色。背光为绿色，其上有同色的卷草纹饰；镶边为绿、红、灰蓝与黄色。衣着由一件前面合拢的、紧身的长袖小袄构成，袄上镶红色的花边，其外套一件长长的胭脂红色、领口镶绿边的衣物，此衣垂至踝部。外披的一件颜色更深的胭脂色斗篷，镶有绿色的花边，衬以灰蓝色的布料：各件衣物确切的穿着次序无法看清。

在这位僧人身后（之上）出现两身天人站立的形象，其中左边一身肤色为褐色、头发为黑色，右边一身肤色为泛红的白色、头发为褐色。其印度装束与画面另一侧对面那一组形象的相似。左边形象的背光为红色，镶红色、绿色、胭脂红色与黄色的边；右边形象的背光为绿色，镶绿色、红色、灰蓝色与黄色的边。

画面右侧的最上部为两位僧人的形象所填满，其中左边一位较有意趣。它表现的是一位红发的壮年男子，其红色的胡须与粗壮的鼻子使他显为印欧人。虹膜为浅褐色。这位僧人左手把一朵蓝红两色的小花凑到鼻前。

百衲衣为红色，带黄色的条纹与灰蓝色的衬里；背光为绿色，镶绿色、红色、灰蓝色与黄色的边。

他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同伴，作礼拜之姿；他头发为灰黑色，眼睛为褐色，面色泛红。衣着是黄色的僧衣，其下有一件黑色的内衣，在胸前可见。

实际尺寸：约 3.25 m×约 3.05 m。

〔原注 1：这些斑点或许是要表示缝线。〕



图版二五　誓愿图第 9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5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9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11」　|　对应左页图版二五（原书 Tafel 25）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六　誓愿图第 10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10, TEMPEL NR. 9, BÄZÄKLIK.〕

题记板上以中亚婆罗米文、用不精确的梵语写着如下偈：

> uttaro mänavo'bhüvam käsyapo dvipadottame na — — lavaca Srutvä

> pravrajyäyä krtämatih

> trtiyäsamkheya-sarvagunäbhyäsävasänah.

因梵语讹误过甚，此处放弃翻译。

〔译注：底本 OCR 无法呈现原书梵语转写中的变音与长短音符号（s̓、ṛ、ṃ、ā 等），本篇各处转写一律照 OCR 字形迻录，不予补足。〕

佛陀面孔转向北方，立于一对莲花之上，莲花绿色的花托为一列镶肉红色边的花瓣所环绕。出现在此列之下的花瓣为橙红色，有较浅与较深两种晕染。

佛陀的衣饰由一件黄色的僧衣构成，其下穿着一件黑色与一件红色的内衣。双足穿凉鞋，鞋带以绿色与红色的织物制成，并以黄色或绿色的铆钉或扣钮相连接。在其余各图上出现的那些珠宝璎珞，此处也同样具备。

肤色为泛红的白色，带轻微的泛蓝色晕染；面部现出白毫（ūrṇā），胸前却没有那个如意宝珠（cintāmaṇi）形的印记。

双手上没有缦网（蹼膜）；右手作说法的手势，向着跪在大佛陀左前方的那身较小的佛陀形象伸出。

头光与身光呈现相同的底子——由波浪状起伏的彩色带子构成——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各道彩色镶边条带的配置次序。即：头光有一道内侧的褐红色边框，此边框向内以一道用两种深浅绘成的蓝灰色带子、再以一道黄色带子环绕，向外则以一道黄色与一道绿色的圆环形带子环绕。宽阔的外缘填以在褐色底子上大致作棕榈树冠形表现的火焰纹样；各个纹样之间画有白色与红色的小圆点作为间隔。向外，两重背光又以一道镶红边的黄色条带作框。

诸胁侍形象中最重要的一身，是跪在佛陀左前方的那身小佛陀；可惜我们未能确定所表现的是哪一场景。

这位年少的礼拜者带有圆满佛果的通常标志——肉髻（uṣṇīṣa）、白毫、装束——凡足以把这少年标识为佛陀的属性，一应俱全。他跪在一座巨大的绿色莲座之上，肉色的花瓣自莲座黄色的边缘向地面垂下。他的装束与那身较大的佛陀形象完全一致，唯独缺少那些令人诧异的珠宝璎珞。此外，黑色的内衣也没有自黄色僧衣之下露出。

肤色为泛黄色，双眼为红褐色、作细长的裂隙状，头发为灰蓝色。

这些壁画的制作方式，在这身小佛陀形象的原作上可以观察得相当清楚。在墙面的抹灰被磨平之后，看来曾以极薄的一层石膏溶液敷涂其上。在这层白色或浅灰色的底子上放置以纸制成的画稿粉本（镂空样板），并且——大约是用一只装满炭粉的小袋在样板上反复拍击——获得所要绘制之画面的完整轮廓线（此轮廓线日后易于抹去！）；而正如眼前这一实例似乎所示，在画师用规定的色彩把真正的画面涂绘出来之前，这些轮廓线有时会用墨再描一遍。

在这身小佛陀形象的指尖处，以及口部、下颏与颈部，可以极清楚地辨认出这些预先勾描的线条。

佛陀身后（之上）站着两身着印度装束的天人（Devatā）形象。左边一身双手合十作礼拜状，而右边一身——她因头发的褐色而引人注目——则似乎在讲说或解释。两身形象的装束差别甚微，二者上身都披着那条红绿两色的披巾，都系黄色的腰裙与红色的裤子——腰裙的镶边与束住腰裙的腰帛，其色为绿色与蓝灰色。

左边那位神祇的背光为红色，镶绿色、红色与黄色的边；第二位的背光为绿色，以红色、深浅两种蓝灰色与黄色作同心镶边。

在这两位神祇身后（之上）耸起一身作礼拜状的僧人形象；它显然是一幅肖像头，所表现的是一位无疑属闪米特人种的男子。这或许是一位叙利亚人的画像，此人曾把他的景教信仰换成了佛陀的宗教。

他有黑色的头发，以及一部虽经理发师剃除毛发、却仍清晰可辨的同色浓须；肤色为肉色，带浓重的褐色晕染，双眼为红褐色。他穿一件红色的百衲衣，衣上有绿色的交叉衣缝。他的背光为两种不同深浅的绿色，镶红色与黄色的边。

左上角表现的是一座中国式房屋，位于一道环墙所围绕的院落之内。环墙立在一段由浅绿与深绿两色烧砖砌成的台基之上；墙为褐红色，饰有以同色绘成的卷草纹（这卷草纹奇怪地也出现在院子的地面上！）。一道绿线界出墙的上端，并充作一列斜置的黄色烧砖纹饰带的基线，此纹饰带为前墙与侧墙加冠；后墙上的纹饰带则相反，是绘在黄色基底上的绿色。环墙的前段在左边以一根带红色轮廓线的黄色立柱界出；在右边则终于一根角柱，柱上有一个立于红色底座上的绿色半球形柱头饰。此柱头饰上斜搭着一道蓝灰色的条带作为装饰，条带两侧各以一道白线界出。围墙的侧壁中部有一扇褐色、镶深褐色边的门，门上钉有同一深色的钉；在后角处，侧壁以一根由蓝灰色烧砖砌成的角柱收束，其柱头饰与前面那根角柱所述者相同。红色的门楼在一段蓝灰色的砌石之上承着一座白色的敞厅，厅有红色的梁架，屋顶为蓝黑色、镶绿边，形制即前已描述者；屋脊中央的脊饰为红色。

立于院落中央的房屋建在一座蓝灰色的台基之上；一道为褐色边框所环绕的台阶通向褐色的门。墙壁为白色，梁架檐口为红色；架在其上的圆形梁头为绿色，蓝黑色屋顶的镶边与屋脊亦同为绿色。

若干莲花的花蕾与卷茎填满了底子上的空隙；此处的底子，与这一组画的其余各铺一样，是一片美丽而灿烂的红色。

右侧表现有四身胁侍形象，此外在最外侧的下角还加上两位作礼拜状的供养人的极小形象。他们是一位身着绿色突厥式长袍（tschapan）的年长男子，与一位身着蓝灰色同式长袍的少年。他们或许是父与子，作为在家俗众，大约只被允许绘在真正的宗教性表现之外。

在他们之前站着一身朝佛陀转身的菩萨或天人形象，着印度装束。穿红色凉鞋的双足踏在草地上，双手向佛陀奉上一只盛满花朵、带极扁平圈足的金盘。上身缠绕着惯常的红色（内里为绿色）披巾，腰布为黄色、镶绿边，并以一条蓝灰色的腰帛束住，裤状的下裳为红色。那条由以通常色彩绘成的长方形拼成的腰带，系在一条白色的束带之上，束带的末端在身前一直垂到双足。

宝冠与饰物为金质，嵌绿色珠宝；背光内部为红色，镶红色、绿色、红色与黄色的边。

在这身形象之前站着一个头部向后转的少年男童，手持一只盛满花朵的小金碗。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黑色、下缘镶红边的帽子，帽上绣有五颗嵌于金托中的绿色珠宝（？）。（类似的帽子今日在库车一带仍有人戴用。）

他的整套装束皆为红色，只有覆盖大腿的衣物上的若干绿色带子，以及束住此衣物的蓝灰色腰帛除外。小腿上那种护腿袜似的衣着为黄色豹皮所制，上下两端以泛红的毛皮（？）镶边。

紧接在这身天人形象之上耸起一身姿态相似、作礼拜状的形象。衣着上唯一的差异在于腰帛，此处为黑色；以及宝冠，其前部由一枚红色、镶金边、嵌绿色珠宝的装饰圆牌构成。背光也与最先描述的那位神祇的背光完全相似；反之，此处并不缺少莲座——莲座由绿色的花托、黄色的镶边与肉红色的花瓣构成，因而与稍偏左方出现的第四身胁侍形象的莲座全然相似。

这第四身也是一位天人形象；她所穿的装束与已描述诸像的衣饰相似，唯有深褐色的腰帛与腰裙的蓝灰色镶边有所不同。此人的头发为褐色，肤色却与本组另外三身黑发形象一样，是肉色带褐色的晕染。背光为绿色，镶绿色、红色与黄色的边。

这位神祇正忙于把彩色的花朵向佛陀身上抛撒下去，她把一大捧这样的花高举在一只带扁平圈足的金器之中。

对这幅饶有兴味的画面，我们尚不能给出解释。

实际尺寸：约 3.25 m×约 3 m。



图版二六　誓愿图第 10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6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10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10」　|　对应左页图版二六（原书 Tafel 26）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七　誓愿图第 11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11, TEMPEL NR. 9, BÄZÄKLIK.〕

佛陀头顶上方的题记板上，以中亚婆罗米文与不精确的梵语写着如下铭文：

> „Väsisthasyägamanam srutvä sresthi pritim(a)näbhavat

> „udyänam mandayitvä ca vihäram kärayämy aham."

「当他得知婆私吒（Vāsiṣṭha）到来时，这位商主心中欢喜（并且说道），在布置好一座园林之后：我要营建一座寺院。」

看来这幅画出自另一位画师之手，与绘制此寺其余诸画者不是同一人；例如，佛陀形象颈部各处衣褶的处理，就比其他各画上更为自由，此外尚有别的例证。此画的色彩也比其余各画更为暗淡。

佛陀的形象面朝入口，立于两朵莲花之上；凉鞋在侧向鞋带固定处有一个半圆形的缺口，此种缺口在别的画上也曾出现。

衣着是惯常的黄色外衣，配黑色与红色的内衣；珠宝璎珞格外华美。头部现出肉髻，太阳穴上有一小块红白两色的装饰。胸前有一个类似白毫的红色印记。

右臂搁在外衣胸前的一道褶皱之中，这只手表现为舒适的休憩姿态，其上看不出缦网。佛陀已用左手接过右下方跪着的阿罗汉所奉献的若干块布，并把它们举起察看；在这只手的指间可以清楚地看到红色的缦网膜。

头光与身光有相同的镶边，填充底子的纹样却不相同。头光的底子呈现一种由不规则波浪状排列的带子构成的纹样，这些带子朝佛陀头部方向收敛，并自外向内逐渐变细；舟形身光的底子则由一列列菱形纹样构成。两重背光的外侧镶边是一道填满之字形纹样的宽带；内侧镶边则由一道行走于狭窄彩色边框之间的红色条带构成，条带上画着细小的星形纹样。这些纹样各由一个蓝灰色的小圆构成，圆的体上画有若干白点，这些白点又以白线与一个同样点在圆心的白点相连。

此画上佛陀的胁侍形象为数不多；右侧表现三身，左侧则仅有两身。

左下角跪着一位身着佛教僧人装束的老者。他的双膝跪在一块奇特的长方形毯子上，毯子在泛红的底子上呈现泛黄色的卷草纹样。一道深色而无纹饰的边框环绕着这块毯子；格外引人注目的是那两个深色的三角形，它们自边框处打断了毯子前部的纹样。莫非这两个三角形只是那块真正的毯子翻折起来的两角，而此毯是铺在一块与其自身背面同色的衬垫之上的?

这位阿罗汉的头部又是一幅肖像头，呈现出非东亚的类型。颅骨向后大幅隆出，鼻子在鼻根处与鼻背上现出可观的隆突，下颏则尖锐地前突。灰色的头发剃过；在颌部与下颏可以看到前已屡次提及的那种胡茬表现的程式化画法。老年的清瘦——它使人得以窥见皮下的肌肉——在颈部表现得并不笨拙。这位僧人的眼睛为蓝色。

他以两只向前伸出的手向佛陀奉上红色、饰有黄色条纹的布（头巾）；如前所述，他的这份供物已有一部分转到了佛陀手中。

在这位年迈僧人之上，站着一位头部略向后仰、作礼拜状的年轻僧人。他丰圆的面孔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类型，此类型仅出现在这面墙的这一铺与紧接其后的一铺画上。他的胡须——其茬几乎让下颏完全裸露，只沿颌缘走成一道细线——画得很有技巧，并没有那种使老者面上的胡茬显

得如此怪异的程式化处理。这位僧人颈上戴着一串念珠似的颈饰，以透明的玻璃或水晶制成，前额上现出那个类似白毫的印记（tilaka？）。他的装束是一件泛蓝色镶边的红色外衣，其下为黑色的内衣。引人注目的是背光泛绿色的底子，其呆板的表面被一道密集的卷草纹饰有效地激活了。

右上角出现金刚手（Vajrapāṇi）的形象，姿态激烈。他除了此处覆以一顶金冠的头部之外，全身披甲；左手持拂尘，右手挥舞着此处表现得相当清楚的金刚杵。不过，此金刚杵（vajra）的形制与其他各画上的表现略有出入。

左下角为一身着印度神祇装束的菩萨立像所填满；两只脚（看来是两只左脚！）踏在一座作程式化表现的莲座上。面孔与柔和的身体形态似乎指向一位女性神祇，那浓密的褐色头发也是如此——垂落到双肩上的侧发绺中还安置着种种不甚可辨的纹饰。然而那道细致的髭须与下颏之下的一小绺胡子，却几乎不容许这种解释。这位礼拜者的前额同样饰有那个类似白毫的印记。

左上角，以及舟形身光与那道分隔各铺誓愿图的、饰有卷草纹的宽带之间的狭窄空间，被第二位作礼拜状的年少僧人的立像所填满。他的前额饰有那个类似白毫的印记，耳垂已穿孔，却未因沉重耳坠的重量而变形。他的类型与右侧中间那身形象的类型显出某种相似。背光蓝灰色的底子，也以与那身形象相似的方式填以卷草纹饰。

衣着由一件黄色与一件泛红色的内衣构成，前者在胸前可见，后者在下身可见。其外穿着一件蓝色、镶褐边、带浅蓝与深蓝条纹衬里的长衣，而在这三件衣物之上，显然还披着那件红黄两色、衬蓝里的百衲衣。不过，在这些画中衣着的细节是否可以作为可靠的凭据，尚属可疑。

这面墙上的另外两铺画大部分已剥落毁去；关于所存残迹的描述，见导言中有关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的记述。

实际尺寸：高 332 cm，宽 180 cm。

〔译注：原书刊出的誓愿图为第 1—11 铺与第 14、15 铺；此处所说「另外两铺」即未刊的第 12、13 铺。故下文图版编号自第 11 铺直跳至第 14 铺，系原书如此。〕



图版二七　誓愿图第 11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7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11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3」　|　对应左页图版二七（原书 Tafel 27）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八　誓愿图第 14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14, TEMPEL NR. 9, BÄZÄKLIK.〕

以中亚婆罗米文与拙劣的梵语写成的题记如下：

> angirasamm aham drstvä nadidiram upägatam

> särthavähena me nävä nadyäm uttarito munim.

「当我看见来到河岸边的鸯耆罗（Aṅgiras）时，我这商主便用我的船把这位牟尼渡过了河。」

佛陀的形象转向他的右方，两手表现为不带缦网，其中一只、即右手举起作说法状，另一只、即左手拈着黄色僧袍的一角。肉髻基部出现一道白红两色的纹饰；白毫以及胸前所表现的红色印记，其形状与这种风格中通常的珠宝（cintāmaṇi，如意宝珠）表现相似。衣着由黄色的外衣与蓝灰色及红色的内衣构成。一如所有这些誓愿图，此处佛陀身上也垂挂着装饰璎珞。

背光宽阔的外侧边框呈现一种之字形纹样，此纹样布置为一个个圆锥形（棕榈树冠形）：锥基处带一颗珍珠，锥尖侧向弯曲；这些圆锥之间褐色的三角形空间以一颗较小的白色珍珠作装饰。在诸边框之内，两重背光都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火焰纹样。

佛陀穿着凉鞋的双足踏在莲花之上；他立于一条平底船（一种渡船）上，此船漂浮在一处岸坡下倾的小水面上。

九身胁侍形象环绕着佛陀；其中五身似乎是肖像，其余各身则或多或少画得程式化。那几身肖像形象，就是跪在佛陀足前奉献供物的礼拜者，他们显然属于伊朗人种。

佛陀右侧有其中两位礼拜者。前面一位作礼拜之姿跪着，头部转离了他所礼拜的对象。他的衣着由一件镶毛皮边的褐色长袍构成，此袍在中间、或偏向他的右侧、以一道缀毛皮的绿色边缘掩合，另有腰带、饰物，以及塞在高筒靴中的红褐色马裤。面部呈现白色的肤色，配以浓重的黑须与黑发；后者理成或长或短的带状发绺，垂落于项后、两侧与前额。某个闲极无聊的朝圣者，或是别的心怀恶意之手，用毫无意义的笔画涂污了此人的面孔以及他那顶白色的、圆锥形的、向后分作两个尖角的帽子。

在他之前卧着一头驴与一头驮着货物的双峰驼；后者的鼻栓以及系在其上的牵绳，表现得十分用心。

其后耸起一位目光凶狠的男子的立像，穿绿色、镶毛皮边的长袍，奉上一只盛有鼓胀囊袋（金粉？）的盘子。面部呈现欧罗巴类型，双眼为浅绿色，胡须与头发却是黑色的。值得注意的是那顶帽子，其形制最令人想起某些萨珊王侯的鹰翼冠。灰色的裤子塞在宽大的高筒靴中；内衣的一角自长袍下露出。

左侧有三位礼拜者构成一组。前景中跪着一位男子，他在一只边缘有錾花叶形纹饰的精美盘子上，奉上若干形状不规则的、以米、酥油等（？）做成的供物锥塔。他那件向右掩合的长袍在剪裁上与已描述诸人的相似；在那条缀有圆形纹饰的窄皮带之下，胯部的衣片清楚地作为一件独立的衣物分划出来，而这条皮带与裤子、靴子一样，与已描述诸人身上的相应物件相似。但那顶碗形的帽子、不同的发式、以及较为稀疏的胡须，使此人有别于另外四位礼拜者。

站在他身后的老者，与跪在他右侧的同伴一样，呈现出西亚式的面部构造〔原注 1〕。他戴着缠头巾；他的长袍在剪裁上与其同伴的相似，但看来前面是掩合的，而在腰带——此处腰带是

一条拧成绳状的布——之下则于两侧敞开。他似乎还穿着一件红色的内衣；白色的裤子塞在装饰过的高筒靴中。跪在他右侧的邻人是一位蓄浓密褐须的较年轻男子，穿一件较长的、镶毛皮边的长袍，以一条拧成绳状的红布为腰带。腕部现出金色的臂环。他那顶圆锥形的便帽在前后各有竖立的护片，这些护片或许可以放下以遮挡日晒。

在右侧礼拜者群像之上，站着一身作礼拜状、朝佛陀望去的菩萨形象，着华美的印度神祇装束——在左侧与这身形象相对应的，是一位年轻僧人的形象，穿一件绿色、有黄色衣缝横贯其间的百衲衣与黄色的内衣；这身装束的穿着次序无法看清，或许要通过研究日本的雕像才能解释，那种装束在日本雕像上还可以见到。他的面孔为一道稀疏的胡须线所围绕，呈现出一种异域的类型。右上角为另一位年少圣者作礼拜状的形象所填满，他裹在一件红色、镶绿边的斗篷中，与最后描述的那两身形象一样立于莲座之上。程式化的莲花用作补空。

左上角显示一身立于莲座上、作礼拜状的神祇形象，着印度（神祇）装束。带三朵花的卷草状莲茎填满了这位菩萨的背光与佛陀背光之间的空隙；此画的全部四重背光都呈现为一个饰有卷草纹、并为同心圆环所围绕的圆盘。

关于格伦威德尔对所表现传说的推测，参见《亦都护城》（Idiqut-schahri）第 94 页。

实际尺寸：3.60 m×〔原文此处漫漶〕

〔原注 1：那位天真的画师把被髭须遮住的左鼻孔画到了鼻尖上。〕



图版二八　誓愿图第 14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8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14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8」　|　对应左页图版二八（原书 Tafel 28）　|　© 千佛洞美术馆

图版二九　誓愿图第 15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原题：PRANIDHI-SZENE NR. 15, TEMPEL NR. 9, BÄZÄKLIK.〕

这幅壁画的垂帐纹饰带大部分已毁，题记板连同其上所记的梵语偈亦然。

佛陀转向左方，立于一对莲花之上，莲花有镶黄边的绿色花托与肉色、带深红色晕染的花瓣。凉鞋的鞋底为褐色，鞋带或鞋绳为红色与绿色。这位神祇的衣着由黄色的僧衣构成，其下在胸前露出一件褐色内衣的边缘，而在下摆处则露出一件黑色与一件红色内衣的若干部分。华美的珠宝璎珞装点着佛陀的形象。

他的肤色为肉红色，带褐色的晕染；前额、胸前以及太阳穴上出现前已屡次提及的诸印记；两手作说法之姿，手指之间以红色的、网状的缦网彼此相连。

两重背光的底子上有一种之字形纹样，用尽了这些壁画上所出现的一切色彩。内侧镶边呈现那种在褐色底上以黄色绘出的纹样，此纹样已在图版一八处描述过；外侧的边框则饰以那道秀美的卷草纹，它出现在一切分隔各铺壁画的竖向条带上。

左下角，一位凭其衣着可辨认为婆罗门的男子作奉献的手势跪着，跪在一座绿色的（以苇编制成的）印度苦行者棚屋之前。

这位婆罗门跪在门中，门的圆拱以红黄两色的带子界出，而同类的带子又以一定的间距水平地环绕着这座苇棚，以使其获得稳固。一块黄底黑纹的虎皮自入口的上部向后搭在棚屋之上；另一块虎皮、但是红色的，则充作苦行者的坐毯。

这位印度人的肤色为泛黄的白色；双眼与头发为黑色，那部略显稀疏的胡须亦然。上身除了那条随意披挂的、红色、衬绿里的披巾之外一无所着，却缀满了金饰。腰间在一条腰带之下系着一条红色的腰布，其上又有一条以三角形虎皮块拼成的围裙，为一条蓝灰色的腰帛所束住。小腿上穿着镶红边的豹皮护腿袜，双足穿在凉鞋中，鞋底为褐色，鞋带为红黄两色。背光为红色，镶浅、深两种蓝灰色与黄色的边框。此处在左方界出画面的那道狭窄竖条上，有一处汉文与若干处回鹘文的朝圣者涂鸦，内容无关紧要；沙里（Sali）王族之名在这些较晚的题写中此处也再度出现。

婆罗门之上耸起一身作礼拜状的天人形象，着印度衣饰。肤色为泛白的肉红色；头发与双眼极黑。前额上出现一个类似白毫的印记。一圈红色、镶绿黄两色边的背光环绕着头部，头上以一方白巾与一顶金冠作装饰。缀有华美饰物的上身赤裸，仅有一条红色与一条绿色的窄披巾在其上绕了几道。腰间系着一条黄色、镶蓝灰色边的腰布，此腰布上端以一条系在白色束带之上的彩色腰带固定于身。一条在身前打成结的蓝灰色腰帛缠绕在腰布之上。内衣只有一小部分可见；它一如通常，为红色。

画面的左上角为金刚手的形象所填满。他面朝佛陀，作忿怒的动作而立；举起欲击的左手所挥舞的却不是金刚杵，而是拂尘。

金刚手的恶魔性格，通过头发与胡须的布置、耳朵尖耸的形状、獠牙以及突出的眼球表现出来。衣着由一副通常形制的完整铠甲构成，配绿色、镶黄边的胸甲部分、铁灰色的躯体胸甲与褐色的鳞甲袖，其上又披一件红色的斗篷。一枚金质的装饰圆牌悬在若干道呈心形纹样的金带上，垂在胸部中央。前臂的筒状臂甲由金色的鳞片（内侧）与彩色的小甲片（外侧）构成。

铠甲中负责护卫下腹的那一部分，是一个以金边围出的、红色、灰色与胭脂红色的圆形，它以凸面向上安置在装饰圆牌的下方。自围住这块腹甲的乌银腰带上，垂下三叶草形、红色、镶黄边的护裆。

大腿与胯部围着一条黄色、镶红边的甲裙；其下似乎还穿着第二条以编结的（？）绿色皮条制成的围裙。

我们给这身恶魔般的胁侍形象加上了金刚手之名，尽管他并未持金刚杵。如前所述，他左手执拂尘，而右手则以一柄形制奇特的双刃斧为兵器，斧柄为褐色。斧刃为泛蓝色，向着锋刃处却是白色的。背光为红色，镶绿黄两色的边。

画面的右侧只有三身胁侍形象。

这些胁侍形象中最下面的一身，是一位行走中的婆罗门的形象，他以一只巨大的金盘奉上盛有供饼的碟子。他的肤色为泛黄的白色，双眼、头顶的头发以及那部分作两个尖端的胡须皆为灰黑色。背光为红色，镶蓝灰色与黄色的边框。上身裹着一条镶红边的虎皮条带作为披巾，另有一条狭窄的红色、内里为绿色的织物披巾垂在双臂之上。一条红色的腰布遮住下腹与大腿，以惯常的长方形腰带束在胯上；一条彩色的、或许是织成的装饰绳带自腰带扣处在身前垂落于前臂之上。在红色腰布之外，这位婆罗门穿着一条以长方形虎皮块拼成的围裙，皮块上缘有一道泛红色的镶毛边，下缘有一道绿色的镶边，围裙之外又缠着一条蓝灰色的腰帛。

小腿上穿着带蓝灰色镶边的豹皮护腿袜；踝骨之上出现金色的腿环，环上垂下褐红色的铃铛。双足穿凉鞋，鞋底为红褐色，鞋带为褐色与灰色。

画面这一侧的下一身胁侍形象，是表现在婆罗门之上的一位阿罗汉形象——它是一幅肖像头，此外还有一点奇特之处，即画师把面孔画成了正面。通常在这种艺术中，这一姿态与人物面孔的全侧面表现一样，都是要避免的。这位僧人的面容衰老；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大鼻子，鼻根处有明显的隆突。头发与胡须都剃除了；剃过的部位为浅蓝灰色。皮肤为肉色带褐色的调子，双眼为深褐色。背光内部填以绿色的卷草纹饰，并以绿色、红色与黄色的条带镶边。

衣物由一件绿色、镶褐色织边、衬白灰色里的内衣构成。其外所穿的百衲衣为红褐色，带黄色的织边与横条；衬里为蓝灰色，在颈部、左臂、尤其是左肩处可见：那里有斗篷的一角自后方翻过肩头搭下，衬里朝外。我们愿把这位以说法之姿俯视观者的圣者，视为一位应归入印欧居民之列的人物。

这位老者身后，右上角为一身女性天人形象所填满，她自一只金碗中把花朵向佛陀身上抛撒下去。肤色为白色，带肉色的晕染，双眼与头发为黑色。裸露的上身以一条红色的披巾作简单的缠绕；同一条（？）披巾又绕在双臂之上，此处显出其背面绿色的表面。腰布为黄色，镶绿边，配蓝灰色的腰帛；遮住双腿的衣物为红色。背光为泛白色，镶蓝灰色、红色与黄色的边。

实际尺寸：约 3.25 m×2.35 m。



图版二九　誓愿图第 15 铺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

阿尔伯特·冯·勒柯克《高昌》，柏林：迪特里希·赖默尔书局，1913 年，原书 Tafel 29　｜　珂罗版原样影印



誓愿图第 15 铺（复原）　柏孜克里克第 9 号寺院甬道

千佛洞美术馆复原，天然矿物颜料绘制　|　本馆编号「祈愿图 9」　|　对应左页图版二九（原书 Tafel 29）　|　© 千佛洞美术馆